

上海婦女

第三卷 第六期



中華民國廿八年七月三十日出版

公共租界警察處登記證C字一四三號

上海婦女三卷六期目錄

「八一三」回憶……………楊村(一)	防止毒菌的蔓延……………樓琴芳(四)	各階層婦女生活特輯……………	資產階級的主婦……………瑛(六)	揹着生活重担的女教師……………浣華(七)	積私蓄裝貧窮的二房東太太……………季子(八)	難民收容所裏的婦女……………孫柳斐(一〇)	暑期中紗廠女工……………文(一〇)	生活亂談……………景宋(一二)	蘇聯的女工生活……………海風(一三)	流亡少女們在重慶……………黎芙譯(一七)	雲裳仙子觀後感(影評)……………蘋華(一八)	日本女子吸烟者激增……………日・金準二子(一九)	彈性的培養……………青紗帳(二〇)	姊妹們！別自殺！……………文央(二一)	抗戰中的昆明婦女……………冰(二二)	內地通訊……………夏石(二二)	在延安……………以寧(二四)	讀新婦調羹圖後……………采琴紀(二六)	本刊三卷五期的集體批評……………戴貞銘(二七)	者園地讀……………大水在婦女收容所裏……………丁沁(二八)	信箱……………怎樣對付可惡的姊夫？……………韓學章答(二九)	介紹新生女子中學……………季愚(二九)	編後語……………編者(三一)	封面插圖(江西前綫的女軍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婦女

第三卷 第六期

民國二十八年七月三十日出版

編輯人 蔣逸雲

出版者 上海婦女社
愛多亞路浦東大廈五二二號
電話三九四〇九

總經理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電話九二二一三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刊 文字 非經 允許 不得 轉載

每月十五日卅日出版每卷十二冊
全年二十四冊零售每冊國幣一角

定價		訂購辦法		定價連郵費	
零售	冊數	國內及日本	香港澳門	國外	
預定全年	二十四	二元	三元二角	四元四角	
預定半年	十二	一元	一元七角	二元四角	
零售	一	一角	一角六分	二角五分	

郵票代價十足通用以一分與半分者爲限

如蒙長期訂閱請開明地址及應付款項直接投寄本社經售處
概不代定
本社辦公時間每日下午二時至六時星期日停止



「八一三」回憶

楊村

「八一三」，造成了淞滬的浴血抗戰，京滬沿線的民衆與國軍過着甘苦同嚐的生活。故鄉在動盪中站起來了，青年從死書堆裏踏上抗戰的血線，一批批的傷兵由前線載了來，就運到惠泉山麓的傷兵醫院裏去。許多學生們儘量利用他們的空閒去看護他們。後援會差不多每一星期就去慰勞一次。雖然物質方面的慰勞，也許是很少的，但是同志們個別的談話，給予他們以莫大的安慰。狄機們光臨一次次的轟炸，一次次的破壞，終於一個在故鄉算得上數一數二的我的家，在空襲的彈片下激散了！激散了我一切的阻礙和顧慮！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氣！謝謝我們的「親善」的友人！

爲了暫時避免轟炸的危險，我把母親安置在城郊的一個鄉村裏，接着我就再回到了城裏找適當的工作做。

那時，後援會很注重宣傳工作，成績是相當的好。隸屬於後援會的××劇社在城中歷次公演，因爲情緒的熱烈，感動了每一個中國人民，於是我就毅然地加入，而從事於直接的救亡工作。

蘇州失陷以後，故鄉在零亂的騷動下完全都瓦解了。當時我們正在鄉下忙着四郊的宣傳，消息隔絕，一些都不知道。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在故鄉失陷的前夕，我們已流動到×鄉，那裏我在一所破舊的故宅中，見到了我以為已永別了的母親。

本來在團體的一致行動下，我已決定了「走」！我把這意思向母親申述了。我真不會忘記，那個初冬的雨天，母親用顫動的語調鼓勵着我們，勵勉着我們，最後竟出於意料之外的，她要同我們一起「走」。這消息曾激動了每一個團員的心弦。當天的晚上，我聽着窗外的雨聲，我盤算着「走」，我更憶起了偉大的母親在學生時代的光榮，和她對我歷來的愛，她愛我，她更愛着祖國。呵！她現在竟要同我們一起走了，走向那漫漫的征途，永遠的甘心過着那流浪的生活。

基本的團員已由六十四人剩下了十個人。十顆堅決的心，在一條堅強的鬭爭意志下拉着手向着大地邁進！又是那末一個雨天，怪值得紀念的雨天！我們的行列在難民中通過，一段原野的荒涼，接着

就是一陣血腥的刺激，炸彈好像炮竹般地迎送着我們，每過一個城市，腦筋中就增多一幅頹垣斷牆的慘景。難民又增添了一羣同命相憐者。內地似乎不需要我們去工作。我們不得不加快了速度去向較遠的地方去。一路沒有延擱祇在十二圩公演了三天話劇。並向當局供獻了一個意見，把當地的鹽販組織起來。

經過了幾千里的跋涉後，我們跨過大江，越過峻嶺，終於到了安慶。在該地後援會裏遇到了蟻社的同志，聽說後援會等幾個組織因爲受了一次空襲就瓦解了。十幾部簇新的軍用車做了抗戰老爺們的搬場車。就這樣完了！什麼都完了！於是我們祇得繼續西行（其後××主皖，安慶始恢復舊觀。）十二月廿七日，我們已到了離安慶一百廿里的潛山。這裏因爲客觀環境的需要，我們就決意留下了。

潛山是一個形勢險要的重鎮，它處在安慶六安，安慶桐城間公路的交點之上，綿互不斷的皖山系環繞在西北，皖水和潛水像衣帶般地蜿蜒在側面。

它有着山明水秀的南湖（名小說家張恨水的故里），在軍事上更有着不可磨滅的歷史。在偏僻山谷的村落裏，常常能聽到十萬中央軍包圍三千紅軍的故事。在保衛大武漢的口號之下，當安徽省劃為第×戰區，而以大別山脈作為游擊區的局面下，這武漢屏障工作的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到達後，當天的晚會中，我們決定了三天的工作，——第一天是漫畫展覽；第二，三天是話劇。縣長宴客沒有見到，後援會就招待我們在民教館住下。

於是四十幅巨大的刺激性的漫畫，以及幾個獨幕劇（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小黑子，張家店，警號。）吸引了廣大的羣衆。團員們有幾位是一向在電影界服務的，有幾位是蘇州有名的藝術劇社的基本社員，演技都是在水準以上，所以在廿八日起的三天中，我們所帶來的幾個引火種子，在數千羣衆的高漲情緒下，收到了相當的代價。整個的潛山城給熱血沸騰了，民衆們緊張的臉，給興奮和憤怒交織得要噴出火來。我們知道潛山的工作不會使我們失望，祇要拚着努力付下的代價終究會成功的。

和後援會的負責人一度談話之後，我們便着手擬定工作大綱，計劃大綱，和生活規約等。我們開始着嚴肅的有規律的鬭爭生活了。

自己，更爲了工作的便利，我們儘可能的把自己充實起來，我們有健全的組織，除個別的分派着担任宣傳，組織，訓練，研究諸股外，每天再開着自我批判小組討論和夜會。夜會是決定工作的集會，它檢討着過去的工作，預派着明日的任務，並且規定每天每人至少須有着兩小時的自我修養。因爲那時，我們已由漢口捐到了幾百本書，這樣在不斷的努力和嚴格的自治下，沒有一個同志敢偷一些懶。

我們每天祇吃兩頓糙米飯。因爲沙子多得不能下嚥，於是我們就叫牠炸彈飯，祇有一二只菜，一星期吃一次葷，每天有二個值日生管理飯食，母親當總務管理財政，除辦公費外，沒有一個可以向總務處拿一個錢的另用。老王和阿斌咬緊了牙關，在兩條單薄的蔽護下，挨過了整個的殘冬。

工作按步有秩序的進行，我們推動當地的後援會組織劇團，民教的戰時教育設施，設立傷兵俱樂部，設立兒童歌詠班。爲了提倡新文字，我們更創設了一個成人識字班。暇時我們還做着個別的家庭訪問。在郊外的沙坪上，同志們常能吸引着很多的農夫，聽着時事的報導，而在羣衆中常常會發出幾個疑難的質問，這都是我們預先佈置好的，冀望着和羣衆能溶合在一起，能真實地打成一片。

兩個月的工作，過去了，縣長開始對我們疑

視我們，這在一個受封建的殘餘勢力所包圍的小城裏，是不足爲奇的，但最後他竟斷絕了我們的接濟。

幸運的很，我們的報告書居然發生了效力，經過幾天的調查，在十天之內，縣長掉任了。新的縣長對現在的自衛隊組織不滿，知道裏面的底細，立刻下令解散。當時我們的工作很緊張，並且還計劃深入到四鄉去。隊長興奮地對我們說：「我們要通過擴大的宣傳，進而組織和訓練，當然的，我們的工作對自衛團的組織，有着很大的影響。」

下鄉工作是一個艱鉅的問題。我們不熟悉當地的民情風俗，我們不熟悉四郊的地理，所以我們決議和當地的後援會合組一個流動工作團。這樣地方性的困難就可比較的減少。於是我們的一羣終於在風雪的呼嘯下走了。在崇高的皖山系中，兩旁峯巒壁立，這山行的一羣是多麼地渺小啊！山路上的積雪在我們的草履下擦擦地擱着，山民利用着瀑布的水力推動石臼舂着米。在山谷中發出洪亮的回聲。這樣我們在晴天雪地中經過了十幾個市鎮，徒步了四五百里的山路，先後公演了十幾次話劇。山民們曾受過紅軍的洗禮，文化水準比較的高，居然能接受烙印之類的劇意。雖然由於以前工作團處置的不適當，（如強迫人們當衆剝去纏足腳帶，剪去男人的髮辮等。）不過在農民本身的阻力是

幫助着我們勞作，我們又和每一地方的鎮長討論着游擊戰術中的碉堡問題。在四月初，我們就進了縣城。

對於這次的下鄉，我們並不覺得如何的滿意，不過民衆情緒的熱烈，確是可以告慰的。

不料這次的成績竟出於意料之外，不得不使我們興奮和快樂！原來那解散後的自衛團，自我們回城後的兩星期，連續踴躍的自動報名，竟成了二個連，這足證當地民情的激昂。同時我們對隊長的說話，也有了相當的把握。

事情一件件的由棘手變到順利了！我們應了縣長的委派，由四位同志到自衛團擔任政訓工作，一位同志助理民教館戰時設備，二位同志擔任傷兵俱樂部指導，其餘就做些過路的難民工作。

一向在丈夫監護下的潛山的家庭婦女們，終算在我們幾個女同志的努力之下，成立了一個婦女救國服務團。我們除了供獻一點意見外，什麼都讓她們自動的發起和施行，以啟發她們的自治天才。

新任的縣長是X路軍的祕書長，他管理着當地的行政；更急切地佈置當地的自衛配備，於是就在幾天之內，指定了X X X和X X X爲本縣自衛區，前者是根據地，與左近的X X縣互通消息，後者作爲流動區域。這兩地佔盡了地利，都有着險峻的山腰，陡峭的峯壁，一旦有警，就全縣搬到那萬山叢

中去，發動自衛的戰爭。

這消息實在夠興奮的，小馬在日記中寫着：「我痛心在故鄉失去了機會，現在輪到我站起來了，我等待着，我等待着血的飛躍。」是的，這消息始終盤在每個人的腦海裏。

眼看着故鄉的淪陷，眼看着同胞的被殘殺，親歷的苦難，親受的熬煎，忍受，等待着機會，現在是站起來的時候了，我們應該「予打擊者以打擊！」

五百石的白米已搬運去了，因爲要募集一筆錢，我們排演了三個三幕劇（蘆溝橋之戰，回春之曲，和我們的故鄉。）但是時間也不過十多天，我們就要下鄉了。

不料就在這幾天，不幸的事降臨到我的頭上，突然的母親病了！這對我，甚至對我們，無異是一個突擊。啊！凜冽的寒風，紛飛的瑞雪中，四百里的奔走，由疲勞而失去了健康的母親，現在怎能永遠地待在那裏，怎麼辦？

當我發覺這事後，我的內心，實在紛亂極了，我不能放棄責任，我也不能失去母親，我急着，痛着！

就在當天的晚會上，母親說：「讓我到上海去吧，那裏的外祖母和姨父母已有信來了，並且能供給我的路費，我不願病在這裏，我更不願妨害你們的工作。」

事實解決得很快，團體派我送母親到漢口，也不過是十幾天的事，回來還來得及，沒有什麼可以耽擱。

第三天的早上，和同志們一舉手一握手之間，我們攜了包裹，走上了北門外的汽車站，恰巧上海第八隊長劉 X X乘着團員的團車路過，介紹後，我們就一直搭油到宿松。唔！祇不過是一次小別！

四月十六日，我又開始見到偉大的建築物了，因爲漢口有親戚，母親急着休息，於是祇得留下。這裏，我見到錫青和許多同學，他們都希望我們的團體到那裏去。在各種民衆團體的集會中，我見到許多的民族英雄，同時我也看到了這裏二百個團體和學生的擴大宣傳週。

潛山的信，來得很少，並且據說由於前方形勢的好轉，下鄉還得待一個時期。於是我們安心地在漢口待了一個月。上海的信來了，匯來了我們兩人的路費，是一筆很寬裕的路費。我和母親快活得跳起來。本來團體的意思，是叫我送到漢口，單獨地爲母親買一張航空票，因爲兩人的路費是足夠買的。

明天，一個晴明的早晨，我和母親從武昌到漢口去領取路費。

歸途中，手裏緊握了巨款，踽踽在沿江的長堤上，我望着前面將要分別的母親的背影，這次的走



防止毒菌的蔓延

樓琴芳

(一) 新鮮的理論

正像上期浣華先生所分析的，上海是處在特殊氣氛中。在這時，有良心的人會更堅決的負起抗戰建國的責任來，但小部分不知廉恥的人，是走何墮落道路上去了。

誰都知道，全民團結一致爭取中華民族的真正獨立與自由，是中國唯一的出路。但有一部分人叛變了，這不是他們認識不清楚，而是由於他們卑鄙的根性，有奶便是娘，如蒼蠅趨腐物一樣的向錢追逐著。

有時他們在羣衆面前，不敢明顯的放出本來面目，於是編出了一套新鮮理論，以眩惑聽衆們，他們的理論是這樣的：

「遠東有這麼一個三角關係，中，日，俄，自從日，俄，戰爭以後，日，俄，的仇還沒有消，所以俄國看見我們和日本打仗，真是再開心也沒有。我們現在無異是在替俄國打仗呀！」固然，自從俄國建立了蘇維埃聯邦後，日本就有了恐蘇病，時時刻刻想到太歲頭上去動土，但是蘇聯既不繼續沙皇的政策，又不需要侵佔外國土地，對於日本決不會獨有侵略之意。日本却是偏要做一篇好文章，說他們打中國是爲了防共。於是一般犯恐蘇病的真會相信，以爲日本此次打中國却是在替他們做剿共的急先鋒。他們還以爲中國該好好的參加防共協定，同去打蘇聯，如今一定要同日本打仗，豈不是在代蘇聯打嗎？我要問的是，一個人那樣做這樣做是個人的自由，只要他不做違背民族利益的事，爲何一個

國家就不能自由處置自己的內政？我要防共，是我國家的自由，別人管不得，我不要防共，也是我國的自由，別人也管不得。別人要管我，就是干涉內政，就是妨害了國家的自由，自然該用拳頭對付。再問，某方打中國是不是真的爲防共？那頂好請看他們某個內閣大臣的奏摺，那裏頭有兩句名句是：

「欲征服全世界，必須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必須先征服滿蒙。」原來拆穿西洋鏡，某方軍人在想做第二個拿破崙，所以現在是南進北攻，雙管齊下。假如中國真的一旦被他征服的話，多半他的軍隊是會向南進攻的。首當其衝的是星加坡呀！或者有人會說，你不看見，他正在和外蒙打嗎？那是打給張伯倫瞧，也是給中國某一部分失去良心的人看的。

「我們要自力更生呀！在一開始打仗時，蘇聯答應完全幫助中國，可是直到現在，他幫助了我們多少呀！沒有看見他們有一隻飛機飛到東京去轟炸，也沒有看到他們一個兵開出來打日本。有人說英法美，三國艦隊聯合起來可以毀滅日本的海軍，那他們爲什麼不這樣做呢？還有他們現在運軍火給我們，將來他們對我們怎樣呢！呀！雖然這樣說，我們是該謝謝他們的，因爲他們三國到底還給了我們一些幫助呀！我們要自力更生呀！不要靠別人，尤其是蘇聯靠不住。」哦！這是多巧妙的說法！這樣說來，好似我們的抗戰，真是爲別人抗的了。所以別人該挺來出身，在海上把日本海軍消滅個乾淨，在陸上該把日本炸成平地。這樣，我們才

，在母親以爲無異是永別，爲了這，我知道她會偷偷地流過淚，並且她也不贊成坐飛機走。我抬頭望着祖國的微笑的青天，再看着大江澎湃東流，我想起了在遙遠的東方，那破碎的家。呀！烽火中的剩餘者，母親始終是好的，在家裏，她同時担负着父親的責任，但是，十六年的撫養，十六年的茹苦含辛，到現在就盡付東流，像長江一樣流到漫無邊際的浩瀚之鄉去，我不能常依在她的身邊，我更不能伴着她過晚年，何況她以爲我的不走是永別呢！但是舊山是需要我的，我不能走，內心在激盪着。

母親仍舊默默的在踽踽地走，不知她對着這景物有些傷感呢，還是留戀！我接近了她，踏着她的脚印，這似乎要減少一些悲哀。夏初的江風，柔暖得像棉絲一樣不介意地拂着每個人的臉，忽然一陣風過，我驚奇得怪叫了，啊！天哪！她老了！她頭髮裏已長了白絲，在這短短的幾個月月中她變得老了。啊！爲的是誰？我心酸，我不忍心見她坐着那危險無保障的飛機，我更不忍她孤獨的受海風的顛簸。啊！我走吧！我決計送到上海。那裏我還可以看見一年不見慈愛的外祖母，姨父母等。

可是上海，現在已變了我的第三故鄉了。但是我決心是要走的。那時「內地去」的口號喊得很響，我知道我確實能具備這些條件的，我接連的發着信，但是天哪：在第二個「八一三」度過了之後，

會得到勝利。要不是這樣做，那末這幾個國家就是沒有幫助中國，尤其是蘇聯。

中國要獲得最後勝利的道路，並不像他們說的一樣，勝利的獲得，是該拿空間換時間，把妥協分子清除出去，全民一致的奮鬥爭取，同時當然要儘量的獲得國際的援助。他們所以要這樣說，是別有用途的。把最後勝利放在外援的重心上，可以使人迷信仰在一旦失却外援的時候便可動搖起來。可是全中國的老百姓却看得蠻清楚的，西南，西北兩條大動脈，不停的把國際的援助運進來。全中國的老百姓也看得蠻清楚的，我們是在拿土產換外匯購必需品，將來怎樣呢！除了侵略者之外，愛好和平的將更密切的聯合起來的。這次英日東京談判，一定又給了他們造謠的機會，姑無論英國是否變他的遠東政策，就是有了更變，誠如陳誠先生說得好：「我們的準備足夠兩年之用，外面來的，只算是外快！」

「中國的抗戰，是爲了建國。不過越抗下去，共產黨是勢力越大。好比現在有誰要講和，共產黨一定要起來反對，蘇聯做後盾搗亂起來。但是我們的抗戰是爲建國呀！」

抗戰爲了建國，建國必須和平，這是他們的理論。從這理論可以得下面的斷語：現在中國不肯講和，因爲有共產黨在反對，不能和就不能建國。共產黨真是可恨！這幾句話，真是再巧妙沒有了。可惜還是打不中，因爲戰是全中國人一致要求的，不是共產黨單獨要求的。共產黨爲什麼也贊成抗戰呢？因爲共產黨也是中國人。和，屈服的和，亡國的和，是全中國人反對的。爲什麼共產黨也反對呢？因爲共產黨是中國人。現在有人要講和嗎？有的，是那些腐敗分子，那些被微利熏黑了心的人。這種和有人會贊成嗎？沒有一個真正中國人會贊成的，有

良心的中國人都要反對，不單是共產黨。真的中國會鬧分裂嗎？那共產黨不必去請蘇聯做後盾，因爲假如它是能代表全中國人民的意思的話，它會得到全民的擁護的。可惜中國決不會像他們所說的會分裂；因爲戰是全民的要求，政府是代表全民的，沒有和怎麼有分裂？有一個必然的結果却是可以預見的，就是這班無恥的分子，將會受到全民的制裁，受到清除。

(二) 防毒與消毒

我們現在打預防針，是怕染時疫，是怕時疫蔓延開來。這種有毒理論，對我國是等於一種病，可以預防的病。說到預防這種病的方法，第一，我覺得該遵守有力者出力有錢者出錢的原則，使政府在全民支持下，絕對有力的對付某方及國內的叛逆分子。第二，加強民衆教育，使本有愛國思想的更熱烈更堅決，使迷糊的，清楚起來。不問那一個階層都要建立起自我教育的機構來。如讀書會，時事討論會等。三，嚴密自己的隊伍，加緊的團結，減少相互間的摩擦。有力者應該體恤生活困苦者，使他們不致因生活而走上歧途。

說到消毒，那就是對自己隊伍中的人，加以檢查，是否有不穩分子？自然不能胡亂加人以頭銜。見有言論行動乖謬者，要細細觀察她，中毒是否已深，中毒不深或是無意犯錯誤的，該用各種好的方法說服她，假如中毒已深且是故意的，那該馬上把她消除出去，並且在羣衆面前揭露她的真面目，用文字或口頭。

最後要說一句，我們中國的已定國策所走的途徑，是光明的，也是艱苦的，一些不敢講光明，又不能受艱苦的人的中途變節，是必然的，同時她們的被清除也是必然的事。

郵差送來了八封信，寫着「該地情況特殊，無法投遞。」呀！潛山失守了，我唯一的希望粉碎了！我終日想像着爬行在大別山脈的同志們，我爲他們的鬥爭祝福！

到家鄉去養病而陪着我們到廣州的林，短短的幾個月，已經在故鄉——琛洲——樹立起不可磨滅的戰跡了。

但是我呢？我在學校裏度過了第二個「八一三」。

在遙遠的地方，一個朋友安慰着我：

一步的傾跌，

一段路的淒涼；

我們要捺住痛，

忍住悲傷，

——人生的道路悠長——

千斤的重担，

担在鐵一般的肩膀；

用愛力來充滿生命，

使它活潑

滋長！

學問是命的源泉，

生之力量。

「八一三」，我紀念着光榮的祖國，我紀念着爲祖國奮鬥的弟兄們，但是我不堪回憶，我慚愧！我偷生過了兩個「八一三」！

(完)

暑期中各階層婦女的生活(特輯)

一 資產階級的主婦

瑛

午餐棹前，平空添多了幾個座位，這告訴我學校已放暑假了，幾個平素在學校裏午飯的姪兒們，現在一個個都回到家裏來了，這誠然使我們增加熱鬧不少。

我們這個依舊帶着濃厚的家族觀念而又反對封建思想的家庭，人數連同僕人在內，整整三十五位，而且人才濟濟，研究工科，法科，商科，理科，各式各樣的專門學術者，應有盡有。

二

自己一方面是在大學唸書，一方面又是這偌大的家庭的主婦，學校課程已屬繁重，令人應接不暇，而家務瑣屑，更感力有未逮，因此在應付家庭事務與學校課務的時候，每恨無分身之術。

在這種情形之下，暑假自然是最值得歌頌功德的事。雖然炎夏困人，而蚊子又那麼猖獗，令人坐

臥不安，然而趁此暑期間暇，一來可以從心所欲，

任意瀏覽文藝書籍，不至於像平時，受了學校課程之拘束，只限於披讀關於法律這部門的書籍。對於這披着莊嚴外衣之法律，老實說一句，只令人生出敬而遠之酌感想。二來可以抽出少許工夫來管教小孩們，平素爲了自己忙得頭昏腦脹，對於幾個孩子，不論在智力和康健方面，都感覺未盡爲母之責任，這實在是件慚愧的事。三來可以整理平時不及注意的家務，我們偌大家庭之不易統治，如同我國領土之過於廣大不易統治一般。其中同住的旁系親屬，賢明而恬靜者固然也有，而妒忌怨恨，惡勞好逸者，亦不乏其人，兼之僕人播弄是非，教唆挑撥，致令彼此失和，亦屬司空見慣。遇着此類情事時，只得任勞任怨，不辭勸導與教誨之責。四來我們同伴的親屬太多了，尤其是二十多歲的青年。對於他們，我往往以誠懇之態度，本個人過去之經驗，告以爲人立身之道，最後我對於社會事業工作，尤其是對於婦女文化界工作，太感覺放棄責任了，擬在

這暑假期間，隨女界先進驥尾，竭其棉薄，冀盡厥職。

三

斐由港來信總是說要給三個大孩子請個外國女教師來教授英文，一來可使發音準確，二來可將英文根底弄好，將來升學，不致發生問題。

他的意見雖然具有相當理由，但我始終懷疑，像他們那麼小小年紀的孩子們，對於外國教師所教授的發音和文法，是否能夠吸收，即使能夠吸收，是否會養成他們加重崇拜外國人之心理，以致將來他們長大起來，以爲什麼東西，都是外國的好，就是月亮也認爲外國的比中國的好，這才糟透呢。

斐又來信說要我帶孩子們去學習游泳，游泳本身是件有益的運動，能夠幫助兒童身體發育，這是誰都知道的，即我自己亦十二分想學會游泳，藉以得到多點運動的機會。只是上海各游泳場，大半係營業性質，對於安全設備，未免不週，只要聽到游泳場時失事的消息，誰都要望而却步。

斐又說生活應該使心靈量活潑和有意義，他反對一個人過着乾枯沉悶的生活。不錯，所謂活潑的

生活，並不單指尋找娛樂，如看影戲，上館子之類，即幹一點有關於社會福利的工作，也算是過着生氣勃勃的生活。

四

人類也許是最矛盾，最不能克己，和最易習於墮落生活的動物。譬如自己，真是個再矛盾不過的人了。一方面好像是知道奮鬥，一方面却耽於逸樂。對於衣食住行，非求舒適不可，尤其是有時浪費着有益的時間於無謂的閒談和雀戰。假如我能夠

將這些時間省下來研究文藝，也許我對於文藝較有認識，不致像現在那麼只是一個門外漢了。

由於接近一般闊太太，知道她們一個個都是懶洋洋的，彷彿她們全是害着不是腸胃症，便是失眠症。於是她們異口同聲都說不能再勞心於看報和讀書之類的事情了。然而，假使你有閒情逸致，約她們和你作方城之戲，那麼她們就是和你拚個通宵也可以的。她們那種愈戰愈有精神的勇氣，比你高出百倍。因此知道她們未嘗沒有苦幹的精神。可惜的是：她們的精力，全消耗於不正當的娛樂裏。

二 背着生活重担的女教師

浣華

踏出收買舊銀店的門，她感到一種驟然的輕鬆和舒適。一抹血紅的夕陽，射出無力的黃光。晚風輕輕地吹拂着她火辣辣的臉，下意識地，她喘過一口悶氣，雖然那等着換米活命的舊銀器，仍沈重地緊握在她的手裏，可是離開那些冷酷與故意為難和輕蔑的言語和表情，實在使她當時感到貧困的恥辱，而此刻又覺到暫時茫然的舒暢了！

舊銀器是母親從淪陷的家鄉逃出來時匆忙帶走的。這些都是十年前母親為她籌備出嫁的妝奩。據母親說：因為她並非舊式結婚，所以這些籌備了的妝奩，都在母親的貧困中，漸漸地變賣出去了。而現在却祇有這一點，為母親日常裝飾用的了。本來她也知道這樣的東西，是不值得什麼錢的，她會三番四次的拿出來，又把牠放回箱裏去，可是今天，今天家裏一粒米也沒有，她不能不鼓起最後的勇氣

，懷着無限的熱望，走出門來。

當母親把這些東西交給她，並告訴她大概價錢的時候，母親悲哀地，好像怕別人聽去，反抱怨着自己：「孩子！苦了你，一點好東西也沒有，值錢的都賣光了！」

像什麼毒蟲在噬着她的心，她不敢聽下去，其實母親從前的幾個錢，都給她讀書讀光的了，而且這十幾年來，她結了婚，生了孩子，到處的流浪，不但不能養母親，而且為了必盡的任務，她竟會把孩子都托給這個貧病交迫的老人。雖然這不是她的過錯，然而現在聽到母親反而責備自己的話，只有增加自己做兒女的羞慚；一陣難堪的紅潮又泛上她瘦削的雙頰。

她默默地走，苦惱的思潮，在她腦裏澎湃着。剛才那種逃犯似的輕鬆，此刻又變為生活沈重的逼

迫了。灰暗的夜幕已偷偷地罩上了，逐漸熱鬧的夏的街路旁的人家，有的已擺出他們的晚餐。冷麵酸梅湯的攤子，生意格外的興隆。她拖着兩條軟綿綿的腿，戴着一個空得叫喊着的肚子，和那疲勞，失望，沒有力氣掙扎的身軀，失了魂魄般的走着。假使不是那頑強的意志，也許她早就對於人生厭倦了！這是真的，她的生活，像暴風雨裏被摧折的秃枝一樣，終年她與飢餓搏鬥。今天，從早上起，她帶着這幾件可憐的舊銀器，空着肚腸，已走遍了上海那些收買舊銀器店了。但現在，她除了帶回這沒有人要的東西之外，她還有什麼辦法好想呢？

事實的困難，她也何曾不知道，為了母親的逃來，生活的陰影，消滅了她們完聚的歡樂。她雖然沒有勇氣把多年想念的老母，趕回到虎口裏去，可是生活的刺，却刺傷了每個人的心。過去她和孩子兩個人的生活已經很難，尤其是一家幾口，在此刻的學校放了假，也就不得不勒緊褲帶，挨過這有錢人避暑的夏天。近來，她的脾氣確實有些變了，時常她無緣無故的生氣，輕易的打孩子。好像不平的憤怒，深藏在她的胸中，時刻都在找尋發洩的機會。

突然，她又想起孩子，那終年蒼白着瘦臉的不健康的小孩，他那竹子般粗的胳膊，那跟骷髏一般清楚的根根肋骨……使她的心陰沈而憂鬱起來。她的貧困將斷送傷害了孩子的一生。

「媽！肚子餓，我要一個大餅……祇是一分錢的大餅……為什麼一聲也不響呢？我知道你不愛我了！……」孩子滴着淚珠怨恨她的情景，都一幕幕

地在她的記憶裏重演出來，圍攻着她苦惱着她。

是的，她的一切都是不如意的，不過，個人的苦惱又算得什麼呢？同胞們悲慘的犧牲，壯烈英勇的行爲，難道不是她應該學習的麼？至少，她不該這麼的總是輾轉在個人的問題中，……漸漸地，她覺得心已慢慢地安靜了！

「喂！沒有長眼睛？」這時一部黃包車從她的身旁擠過去。

她像清醒過來般，不知從什麼時候竟在苦思中跑了不少的程途，現在祇要一轉灣，便是她的家了，她決定回家去。

出於意料之外，常躺在床上的母親，這時却坐起身來。她的眼光，畏怯的從她們的身上閃電似的掠了過去，她不敢細看她們，更不敢告訴使她們失望的消息。

然而，稀飯已攪在爐子上燒開了。飯香陣陣地在空中飄揚。

這好像傳奇裏的故事一樣，他正暗暗地詫異着，母親却興高彩烈的微笑着說：「孩子，我們賣掉了箱子，宜兒又到米店裏去買了米，這孩子真乖。……」

可喜的事情還多，母親像堵了口的洪流一樣，滔滔地：「孩子！我已經到紅十字會去看過病。……早知道這樣，我們也用不着拿着介紹信，東奔西跑去求爹爹拜奶奶……」

想起過去，母親不禁的抑鬱起來，這是真的，爲了母親的病，他們碰過不少的釘子，拿着故鄉給母親開刀那個醫院的介紹信，跑到這裏，又到那裏

。可是許多醫院都回絕，說他們醫院裏沒有鑲鏡，不能醫治這樣的毒瘤，但她們並不這樣的斷念，她們也曾硬着頭皮到中比鑲鏡醫院去作大胆的嘗試。記得那時，母親的臉是蒼白得驚人，一踏進家的門就顫着聲的喊：「算了吧！一千塊錢斷了念，不要連累你們……」那幾天，母親好像真的等着死，對醫治絕了望。好幾天，她苦痛的沈默着。可是現在，希望又在母親的眼前明耀起來。

「紅十字已給我檢查過了，照過了X光，他說還來得及醫治。……可以不必駐醫院，一星期祇要二三次電療便夠了。……連車費也不過七八十元。……比起一千元，這相差是多末遠的啊！……唉！這世界用錢買命。……」

看到母親的高興，聽到母親可以醫治的消息，做兒女的自然沒有不快樂。這樣可以讓她們補償她過去的遺憾。

「孩子，你以爲怎樣？……」母親怯然地望着她，那眼珠，蕩漾着哀憐和愧恨的淚光，顫着癱的雙唇，好像對於未可知的將來命運，感到恐怖。

心往下沈，眼眶裏一陣陣的熱濕起來。

「就這樣吧！病總得醫的！」

雖然，她沒有一個錢，但人總得掙扎的，她要頑強的活下去，不但爲了母親，孩子，而且爲了同胞，她更須努力，堅苦，奮鬥，不管怎樣，她要有意義的與一切鬭爭！

三 積私蓄裝貧窮的二房東太太

季子

天剛亮，一陣陣砰砰的開門聲，小孩子的哭聲和好像道士唸經似的吵嚷聲，從樓下客堂傳來，把我從睡夢中驚醒。

「也許是二房東太太昨天晚上打牌輸了錢，此刻又在孩子身上出氣吧？」

我跳下床來，心裏暗暗地想。

推開一扇樓窗，我伏在窗檻上，探頭出去，瞧下面：我的二房東太太，頭髮亂蓬蓬的，蹣跚了一隻腿兒蹲在天井上，背朝着右邊的牆。一只龐大的奶子從她解開紐子的香雲紗的短衫裏露出來，奶頭給塞在她手頭的猪肝色臉兒的孩子嘴裏。她偏着頸頸望着客堂裏面，憂鬱的凸出的眸子，動也不動

的奶子從她解開紐子的香雲紗的短衫裏露出來，奶頭給塞在她手頭的猪肝色臉兒的孩子嘴裏。她偏着頸頸望着客堂裏面，憂鬱的凸出的眸子，動也不動

。她不很大聲，然而却很清楚地說着：

——你不相信，你就自己去尋吧，鑰匙在枕頭下面，我又沒把牠掛在褲腰帶上呢。我老早就告訴過你：我實實在在一個銅板也沒有了。上一個禮拜天，娘舅給小孩的四毛錢，不是統統都拿出來給修理自來水的人了麼？你忘記啦？哼，你的記性真好！

屋子裏一點兒聲音也沒有，那女人氣憤地繼續說：

——

——你想想吧，世間上那有男人把女人當作搖錢樹的呢？家裏沒有米了，你也說「借五塊錢來吧，我月底還你。」電燈費交不出來，你也說「你替

我墊一墊。……」老實說，我就有錢也不借給你這沒有信用的人，何況我此刻……唉！別的都不說，現在我只是問問你：你到底養不養得起老婆跟孩子？要是你真的養不起了，我也不再使你爲難，我自己去給人家做奶媽，或者娘姨去，天底下沒有男人的女人，難道她不活命麼？請你說呀，爽快氣氣地說呀！……

一隻白布枕頭突然從客堂裏飛了出來，掠過她的頭頂，蓬地一聲掉落在牆腳下，接着又是皮拖鞋，又是西瓜皮……

女人的話頭給打斷了。她趕緊把自己手裏的孩子摔在面前的搖籃裏，站起來，雙手提着褲腰，一邊跳腳，一邊啜泣着叫道：

——你要打人？好的，請你把我打死，把我打死吧。不，打死我，你就是畜牲，不算你是人生養的！來吧，打死我，你就發財啦，你就又可以騙到另一個女人的衣服和首飾去當，去賣了。

她的丈夫，光着腳跳到天井裏，仍舊一聲不響，只是伸出一隻手使勁地把她的嘴捏住，另一隻手則抓住她的頭髮，拚命把她往屋裏拖。她呢，富於彈性的腳和手一起一落地跳躍着，又抓又扯的彎着小小頭兒在男人的胸膛上胡亂衝撞，企圖從他的手頭掙脫。最後，他抱住她的腰，狠狠地把她往石鋪的天井上一摔。

——救命呀，徐家屋裏打死人啦……她好像一只大皮球似地，在天井上翻來覆去滾動，瘋狂般地吼叫。

那咕着猙獰的血紅的眼睛，面孔上起了痙攣的

男人，順手拾起一只拖鞋來，走到女人跟前，彎下身子，揪住她，狂暴地拚命抽打她的臉，頭和腰身。

好像水浪衝擊海岸似的拍拍打的打擊聲，和慘厲的女人的哭泣聲，突破了早晨的靜寂。

隔壁鄰舍的男人，女人跟小孩子，潮水般地從大門湧進來。

扭成一團的夫妻倆終於被拉開了。

——君子動口說，牛馬才動手腳，我真恨死了那些動不動就打人的。——男的給拖到弄堂裏去之後，圍繞在放聲大哭的房東太太身邊一大羣女人裏邊，不知誰這樣地說着。

——夫妻倆還有什麼事情不可以商量呢？打人有什麼用場？銀錢又不是打得出來的。——亭子間的嫂嫂在替房東太太抱着不平。

——我並不是說，叫你對女人要低頭下氣，我的意思只是勸你有時候對她稍微軟一點兒，不要一釘點兒小事就胡說亂罵，女人的心地總歸是慈悲的，你好好兒跟她商量，自自然然她會什麼都給你的，何況是幾塊洋細……——這是牆外的男人的聲音。

從我的娘姨的口中，知道二房東太太的丈夫，是在什麼汽車行裏做拿摩溫的，一個月只有六十塊錢的收入。最近因爲物價飛漲，他們一家大小六七個人的生活相當成問題，所以他們夫妻之間經常發生言語的衝突，甚至互相殘酷地毆打。

一會兒，樓下的悲劇算是閉幕了，在我們這一幢房舍裏邊逐漸恢復了往日的和平跟寧靜。

約莫九點鐘左右，我正坐在自己書桌旁邊看報紙的時候，二房東太太突然輕輕推開我的房門進來了，她的兩隻眼睛紅腫得好像成熟的櫻桃。

——先生，你此刻有空？我有一件事情來麻煩你呢。——她用沙啞的嗓子說着，一種不自然的微笑掠過她那慘白的面龐。

我招呼她在我旁邊的凳子上坐下。

好像偷兒似地向四面望了望，這才十分小心地擦起她右邊的衣角，從汗衫荷包裏掏出一個用做鞋底的粗棉線紮好的白布包兒來。

——聽說天津鈔票今天不好用了，請你看這裏面有不有天津鈔票吧。——她解開白布包，怪難爲情地說：

——這是你自己的私房錢，老板娘？——我凝視着她擺在我面前的一捲半新的鈔票。

她點點頭。

我立刻明白剛才她爲什麼挨打。我感到虛偽的可怕。

我把五張十塊頭的和十四張五塊頭的鈔票一張張地裏裏外外仔細瞧了瞧。

——你真好運氣，沒有天津鈔票。——我說。

她聳着眉頭，笑了笑。從她那愉快的微笑中，我感到這女人的可憐。

——老板知道你有着這麼多的錢嗎？——我故意地問。

她皺着眉頭想了一下：

——大概是知道的。剛才我的頭差點兒給他打破了，也許就是爲了這筆錢吧。

瞧着她那帶着橫一條豎一條的紫色的創痕的臉兒和兩條胳膊，我很懊悔不應該向着她問這問那。

我把自已視線馬上移到報紙上，希望我們的談話就從這兒爲止。但是，她却一邊收拾那在她看來比生命還要寶貴的鈔票，一邊很興奮地囁囁着。

——先生，我可不比得你，可以不揩男人的油，因爲你是唸過書的，自己會賺錢，我就不成！……男人都不是很可靠的，他高興要你就，就要你，不高興要你的時候，他可以一脚把你踢出去。像我這

樣的女人，萬一給人家丟掉了，兩手空空的，還想活命麼？

最後她告訴我：她的私房錢，都是從她丈夫每天給她買小菜的錢裏邊省下來的；有時候，一天省下一毛，有時候只能省下幾個銅板，經過了六年，才有此刻手邊的一百二十塊錢。

我呆呆地望着她蹣跚地走下樓梯，啃痛着我的心的不知是憤恨，是感傷或者是同情？

四 在難民收容所裏的婦女

孫柳斐

難民所是沒有春天的，可是夏天的淫威，却加倍地侵蝕着這受苦受難的一羣——蜷在收容所一角的婦女。她們像肉塊似的堆在一起；沒有脂粉香，只有難聞的鹹性的汗味兒冲鼻。然而她們在從前不是好歹有家嗎？「金屋銀屋，比不上自己的草屋」呵。但現在她們只好靠人家佈施來生活，連一件好

在這種情形之下，無疑的，她們過的是如何悲慘的生活；那末，她們是不是怨恨呢？不，絕對不！相反地，她們更堅決；因爲二年來的實生活與先

生們的教育，使她們清楚地知道，這苦是誰賜給她們的；她們會永遠的記住。她們說得對：「要清算總賬，祇要堅決抗戰到底！爲了將來的幸福，眼前吃這些苦算什麼？」多麼堅決的鋼鐵的意志啊！現在她們雖在困苦的生活情形之下，還是利用晚上不能睡的時間，大家集體的一塊兒學習。有一位小姊妹說：「難民所好比大學呢！」她們每晚請先生們講時事，報告各種消息，討論生活問題。之後有娛樂節目：（她們學會了唱歌和演戲。）她們用戲劇和歌詠洗滌心中的鬱熱，而且得到不少活的知識，和精神上的安慰，只有在這個時候她們是活躍極了。是的，她們已有集體生活的意識了。中國勝利的曙光，在她們身上閃耀啊！

五 夏天的紗廠女工

文

一 製造幸福的人却陷落在痛苦的深淵裏

淵裏

二 汗臭和花絮不斷向我們的鼻孔和肺部襲擊過來

一刻安眠。有的甚至通宵不眠，害得在做工的婦女，不得不紅着眼睛去上工——因爲低微的工資，租不起高價的房子住。同時二餐蘿蔔干麥皮飯使每人都現出一付營養不良症：中年人蒼老了，少女們失了紅潤的面色！

夏天帶着烈火來到人間，少爺小姐們在活躍的游泳裏，掀起了含情的波濤，老爺太太們在冷氣陰森的舞廳裏，隱約在神祕色的燈光下樓抱着跳躍。這時候，給他們製造幸福的我們工人，却陷落到另一極端的痛苦生活裏面，尤其是我們女工。

太陽用盡全身的力量射出火焰，梧桐樹葉疲乏地下垂着，柏油馬路也軟癱癱地失掉了抵抗力，透出了黑油油的微汗。在我們細紗間裏，四面的窗緊閉着，悶熱的空氣包圍着我們的身體。大家的心裏好像燃着一團火

，遠遠的燒着脚心和手心，連吐出來的氣也像汽管口邊的蒸汽一樣燙着鼻孔和嘴唇。汗從皮膚下面不斷的奔流出來，吸着衣服，吸着空氣中飛揚的塵埃，弄得一個人好像浸進油缸裏般煩膩，難過。還有那幾十個人的汗氣匯合成一股污濁的橫流，夾着飛舞在全車間的花絮向我們的鼻孔，肺部襲擊過來，不時激起一陣陣乾咳的回響。

三 把身子投進黑水裏去

好容易放工了，我們帶着一股卸下重担的輕快的心情跑回家，第一件大事，就是設法沐浴。黃黃的閃亮的浴盆，靜靜的躺在後客堂的過道上，向我露出驕傲的微笑。

「小妹，今天你去向二房東借盆好不好？」我一走進二層樓，便這樣懇求小妹。

「我不去，上次她的臉色很難看，還嚙嚙嚙嚙的說了一大篇。」小妹露出難為的樣子。

「你年紀小，人乖覺，她一定肯答應，就不答應也不要緊的。」阿娟也慫恿着小妹。

「那麼我今晚不去提水。」

「好，我去提。」我連忙說。

盆總算借到了，我帶着大鉛桶，走向遙遠的相隔三條弄堂的水龍頭邊去。

在橫弄底的水龍頭的周圍，擠滿了黑黑的人頭，向着它進攻的隊伍，一直伸長到剛站在弄堂口上的我的面前來。隊伍翻亂着：有力氣的在向前鑽，瘦弱人們在故意往女人身上擠；鉛桶發出碰擊的聲音，應和着女人咒罵的聲音，更是顯得煩雜和混亂。大家都帶着一顆焦急的心，希望那急喘着的水龍頭，立刻瀉滿自己的鉛桶。整整的等了一刻鐘，我才從人堆裏擠出來，提着水回家。

讓小妹先洗，我和阿娟到下面燒飯。最後我去洗的時候，水已變成了灰黑色，上面泛起無數的油膩和肥皂混合成的東西，好像傾了一大碗豆滓下去似的。我的心頭一陣陣的作嘔。然而想到身上的油膩的難過，想到盆的主人正在等着要沐浴，想到提水的費時和困難，只好把自己的身體投到黑水裏去。

四 全身滿佈着一串串葡萄似的疙瘩

夜深了，外面雖然有點風涼。我們二層樓裏却仍舊是熱烘烘的，烘得人煩燥。但是我們不能像男人一樣睡到弄堂裏去，白天的疲勞，又迫着我們一定要睡下去恢復明天供人壓榨的精力，我們就在這種無奈的情況下，一邊躺汗一邊昏沉沉的睡去。

在模模糊糊之中，全身突然一陣陣地發麻發癢起來，火辣辣的，又好像抓不住癢處似的。疲倦叫我一次次的挨下去，但到最後，我實在忍不住了。

我只得起來燃起一支昏暗的蠟燭，推醒小妹阿娟一同來捕捉臭蟲。臭蟲一見亮，就沿着我們的地鋪，牽線的四散奔逃，驚着的在先頭飛跑，大肚子的着急的跟在後方。但是等我們把一邊捉好，再去捉另一邊的時候，牠們已逃得無影無蹤，早鑽進地板和牆壁的縫隙中去了。這使得我們以後改變戰略，三人同時各燃起一支蠟燭，四面出擊，把牠們包圍起來，實行大的殲滅戰。然而牠們的後備隊好像非常多，使得我們晚上總睡不好。而我們的身上也常常佈滿着一條條手指抓破了的傷痕，和一串串葡萄似的疙瘩。

五 一個新的希望閃耀在工友們的心裏

但在夏天，也還有我們的樂趣，那便是乘風涼，談閒天。

我們吃得夜飯，洗好衣服以後，大家都帶着一條小機走出去，把身子投到滿佈在弄堂裏或者空地上的三五成堆的人羣裏去。

月亮恬靜的掛在天上，放出撫慰的光輝，涼風從每一個人的身邊吹過，更增加了大家輕快舒適的感覺。話匣子打開了，到處都這樣那樣的閒談着：

「聽說英日又在東京，開什麼鬼談判了！」

「是的，不過大概是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因為……」

「英法蘇協定為什麼還沒有結果呢？」

「那還不是要怪張伯倫的不誠懇嗎？」

「我們中國到底要什麼時候才能得勝呢？」

「快了，現在已能阻擋敵人的前進了，再經過全國老百姓一個時期的努力，就來實行反攻，把敵人趕出去，但至少還得有幾年吧？」

「還有幾年？米漲到廿元一石，房租加了又加工錢又打折扣，這日子怎樣過得下去呢？」

「不可以叫老闆加工資麼？老闆去年賺了那麼多？我們工人痛苦得活不下去。」

「那不會妨礙勞資合作嗎？」

「不會的，相反，只有加強勞資合作的。」

「我們工人，現在受苦是受到極點了，只要有起碼的生活過，我們就會發揮出更大的威力來。」

「小三子他們天天賭的那麼起勁，許多工友也都糊裏糊塗，這怎樣辦呢？」

「不要緊的，多和他們接近，幫忙他們，多勸解他們，多講道理給他們聽，慢慢是會改變過來的。」

「只要抗戰勝利了，只要我們工人在抗戰裏出了大的力量，我們將來的生活是會變得很好的。」

一個新的希望，像早晨剛出來的太陽一樣，光芒萬丈的閃耀在工友們的心裏。

(六) 生活亂談

景宋

前不多時，有位朋友，帶着疑信參半的口吻，以探詢而又似報告的態度，問我：「某某報有你的筆名，說你因為近來生活困難，把魯迅先生的藏書賣去了四十元來作維持費，這可當真的嗎？」當時我笑了一下，說：「我現在無論怎樣不肯，也何至於出賣他的存書呢？」但也不過笑一下而已，要我鄭重其事地去更正，是大可不必的。如果真有這樣輕易相信的人，我也無話可說。不過這樣簡單的頭腦恐怕不會多，還是由他去罷。

推測這位同我筆名的人的這樣說法，也許是同情我的艱窘，料想我的生活方法不過如此而已罷。雖是好意，但我不敢領這盛情，自然不是說我在過天仙般的生活；或次之住在一幢洋房裏，出入汽車。我從沒有夢想過這樣，如果有，那就是我根本沒有認識魯迅先生的生活，和他的生活沒有打成一片。然而十年來，我總算和他生活過來的，以前怎麼樣，現在也許差些，却斷不會突變，變成闊人，還是平素的窮書生生活，或者近之。

然而我也學會魯迅先生一樣不大嘆窮的，在現社會裏，有些地方如果太暴露了真相，雖然不是向誰欺口言借，也會莫名其妙地遭到白眼的。以前一個人在外面做學生的時候，身上祇有幾個銅板也混過了，這種訓練一習慣，不知不覺胆子會壯旺，真

所謂「肚餓挺胸行」，愈窮愈硬漢。說到這裏，關心我的朋友如果又神經過敏地猜測我的生活，還是得不到真相的，我想就這樣算了罷。

新近有一位從淪陷的地方失業逃到上海來的青年親戚，他震於上海的繁華，又以爲魯迅的聲名，來到找我一定有辦法解決他的生活，抱着美滿的如意的夢來到我身邊。他帶來自己僅有的兩三套單衣，除此之外別無長物，是一位老實循謹剛過二十歲高中畢業的青年。我把上海情形告訴他，以及失業之普遍，謀生之困難，並請他不妨另向親戚打聽，和我一致的答覆結束了他謀職業的美夢。不過幾天，他向我提議了：「事情找不到，那麼就投考大學罷，這時不讀書，將來過兩年讀不好了，能讀一天是一天，讀一年是一年。」我說：「話是不錯，但是怎樣讀法呢？」他說：「向人借錢讀囉。」「向誰借呢？有沒有計劃妥當！」我問他。「計劃好了，向你借！」斬截自信的答語倒把我呆住了。沒有法子，祇好把上海各大學情形再告訴他一個大概，而且申訴我的無力供給，因為除了學費之外，住宿衣着等等，是沒能夠變戲法一樣變出來的。雖則他決心讀一天是一天，但在理我總不能任他千辛萬苦入了學校就退學，這當然不過是一句話而已。再三的解釋又解釋，似乎有些明白了。那曉得第二天，他自己到四馬路買了化學，幾何之類的預備功課書籍，而且學校章程也似雪片飛來。我一面暗暗痛惜他的志向，一面看着他拚命溫習功課，做第二個美好的夢。他是我的親戚，從小沒有了父親，當父

親像他的年青的時候，被一家十數口生活所鞭笞，東奔西跑的去謀職業，這情景還活現在我眼簾，如今看到他父親的縮影，他如同父親一樣的孤零飄泊地走到我身邊來，叫我替他找職業。我能回覆他沒有機會？他懇求我在學校裏給他找一個最起碼的職務，我却因為自己盡義務的學校是沒有薪水的，經費極端困難而終於辭謝了。退一步去讀書，我也表示了自己的困難。然而內地來的青年那裏曉得這許多呢？他向人說：我不肯給他讀書，其實一個條子就可以了。這樣的素樸天真，以他前時投考中學的經驗，在家鄉有實力的人介紹的便利，以爲我也具有一樣的本領，而不知魯迅是一個文人，我更是個不足道的婦女呢。虛名與實力，一同放在天秤上而要他不欹斜，恐怕沒有人能做得到的罷！就這樣的，是他的境遇，也是一面在鞭打我的心靈。而還要壓制自己的難堪，在向一位天真素樸的青年說服。也就是一面把打到我身上的鞭子，答向他赤裸的胸背上了。像受了傷的羊般憂鬱的青年，在百無希望之後，吐出了一句：「我要離去！」

昨天的午餐之後，他去了！走到後門口，停住腳，兩眶紅紅的眼睛望着我，說不出一句道別的話，許久之後纔勉強告辭。我呢，年齡把我的天真很快的遮掩住了，能夠說出兩句不自然的安慰話。回到房間，海嬰責罵我：「媽媽，你不歡喜阿哥，你叫他去，是不是？」我能向海嬰說什麼呢？這上海，我自己可能知道還要住多少時候嗎？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蘇聯的女工生活

海風

勞動解放工廠女工生活的過去與現在

勞工神聖的呼聲已響遍了全世界，可是根本沒有獲得徹底解放的還是存在着，屈服在資本家壟斷手腕下呻吟呼號。蘇聯的勞動女工們却像天之嬌子般首先獲得了徹底的解放，這不能不歸功於十月革命的成功！在下面，我把羅索夫工廠女工的生活狀況，作一個概括的敘述：

一 十月革命前的羅索夫工廠

羅索夫紡織工廠，設立在莫斯科，是一個有很長久的歷史的輕工業工廠，直到現在還是蘇聯的大紡織工廠之一——牠現在改稱為勞動解放廠。革命前這個工廠是在資本家羅索夫管理之下的。爲着要考查這個廠的過去的工人生活，我們可以引出一位在羅索夫廠工作了三十年的織布女工名叫格蘭薩娃的話來：

「唉，過去的生活我真有點回想不得！」格蘭薩娃說，「先說我們的宿舍罷，隨便你在什麼地方，只要你一伸手，就可以抓到一手的臭蟲蚤虱之類。至於喝茶呢，當一杯茶倒到杯子裏，還沒入有口之前，天花板上掉下來的灰塵油蟲之類就撒滿一杯了。每個宿舍是一間非常大而卻並不高的破廳，這

一家子和那一家的間壁，就是我們自己張起來的破布硬紙之類。屋子裏氣味大得很，人多屋小，逼得透不過氣來。因此我們中間害肺病以及各種菌毒病的，一天天的增多，那不獨不會醫好，而且病重到不能工作的時候，羅索夫就會請你出去。還有一點，我得告訴你們的，我們的宿舍，一個禮拜只開一次大門，平日是不許出去的呀！那簡直就是監獄啊！

「我們的工作時間，在一九〇五年以前是十二小時至十四小時。到一九〇五年以後直到革命的前夜，還是十個鐘頭，十個鐘頭工作以外，全廠的打掃，收拾房屋，洗刷機器等類的事情，我們還得分配担負。

「當然，我們女工多半是不識字的，就想識字也沒有工夫，根本沒有喘息的機會來看到一張報，因爲廠主不許誰把報紙拿進工廠和宿舍裏的。

「我們有什麼要求向廠方提出的話，不獨不能容納，而且還要吃憲兵老爺的棍子，或者請你滾蛋，再厲害一點，就得請你上西伯利亞去。因爲那時的我們還是奴隸啊！

「不過，我們總不能因爲有這些困難而甘心忍

受着，我們中間有很多先知先覺，在俄國工人運動的歷史上，我們廠的女工並沒有落後，要不然一九〇五年以後，我們廠裏的工作時間怎麼會減縮到每天十小時呢？唉！說到這裏，真令人傷心，我想起我的老朋友阿列克雪葉娃來了，她是肯爲我們謀福利的好手，可是在一八七七年裏，在我們廠的第一次運動中遭難了，我的阿列克雪葉娃呀！」

我們從這一席談話中，可以很透切的明瞭，在十月革命前工人生活的重重脅迫，以及如何遭遇資本家的蹂躪壓榨，最後在幾次奮鬥流血的過程中才獲解放，最近我們看了蘇聯的鉅片女壯士，也許更可使我們明白的瞭解了吧！

二 新時代——新生活

俄國十月革命後，羅索夫工廠改名爲勞動解放廠。該廠工人革新的第一件事，就是組織工廠委員會，自己管理生產。工人們選出了維克特洛娃爲第一屆工廠管理委員會的主席，以替代昔日的廠主羅索夫。維克特洛娃是羅索夫時代的老女工，是該廠工人中先知先覺者之一，也就是羅索夫的奴隸之一，現在成爲勞動解放廠的重要的主人了。

十月革命後，新的國家很快就頒佈了新的工廠法，於是在維克特洛娃領導的工廠委員會之下，首先就解放了女工的過重的工作，姪婦禁作夜工，產前產後休息兩月，工資照發外，另給預備嬰兒的襁褓費。生病的工人，由工廠醫院醫治，工資照發。在這些條例新規定的時候，全廠工人自然是歡欣鼓舞的，可是現在已經成為司空見慣的日常生活了。

過去在羅索夫廠工作的格爾薩娃，現在依然在勞動解放廠作工，我們且再聽聽她所說的她們現在的實際生活罷：

「現在我們的宿舍裏，再也不會有那麼成千成萬的臭蟲蛋虱了。」格爾薩娃得意地說：「你看我的屋子裏，多麼光亮乾淨呀，窗台子上還擺着花呢！我們個個都是睡的鐵床，蓋的羊毛氈子，難道誰還缺少一個軟鬆鬆的毛枕頭嗎？我們的牆壁上，那不是掛着一些圖畫和偉人們的照片麼？回想起從前來，這屋子我都認不得了呢！」

「有家的人多半是住在廠外的寓所裏，單身的青年人住公共宿舍。現在還正在造七層樓的新房子呢！我的丈夫原也是這個廠的老工人，現在，因為治療老肺病的時候，廠裏把他送到療養院養病去了。」

「其實要像現在這樣的生活，我們生病的機會也很少呀！廠裏以及宿舍裏，每天都有值日的醫生和看護，隨時指示我們一些醫學常識，稍有什麼不舒服，就請醫生檢查身體，疾病在我們的身上是不容易發展的呀！」

「還有一件事你聽着會好笑的：從前我們的舊

廠主，資本家羅索夫住的那座大洋房子，那是多麼漂亮的住所呀！現在作了我們工人的俱樂部呀！每年夏天我們每班工人輪流有一個月的休息，這一個月休息時間，不僅工資照發，而且廠裏要把我們送到休養所裏去避暑，游泳，划船，唱歌，舞蹈，賽球，那是我們一年中最開心舒適的時期。

「廠裏有模範大食堂，假使我們不高興上食堂，要在家裏自己弄飯吃的話，工廠給我們都發了合作社的本子，隨便辦什麼吃食用具，拿這種合作社的本子去買都要受優待的。拿合作社的本子連買大戲院的票子，多麼佔便宜呀！唉，親愛的！這些生活是我們從前所夢想得到的嗎！」

三 我們的孩子怎麼樣生活呢？

要真正將女工從家裏解放出來，就要解決兒童公育，因此昔日的廠主羅索夫的另一所大廈，就作了勞動解放廠工人的托兒所和幼稚園的地址。當托兒所初辦的時候，許多落後的母親們，表示極度的反對，而且拒絕將嬰兒送進托兒所去，因此在偌大的工廠的托兒所裏，最初只有十二個嬰兒在裏面養育，而總計全廠嬰兒的數目約有一百人，後來找許多母親談話，解釋托兒所和幼稚園的必要，有時發現了不很負責的醫生和偷懶的看護，我們就隨時更換，恐怕母親們不放心，於是派她們輪流值日去檢查嬰兒的起居飲食。用完全科學的方法哺育這些嬰孩，結果孩子們養得非常的健壯，而在第三年裏托兒所就增加了一百五十個嬰孩。

「現在想起來，真慚愧得很！」有一位在這個

廠裏作了二十一年的女工說：「那時我多麼落後呀，當托兒所初辦的時候，我是頂怕將我的孩子送去的，而且我罵蘇維埃政權要離開我們的母子。唉！我真昏啊！現在你看我五個孩子有的在托兒所，有的在幼稚園，那一個不是健康，活潑而可愛的呢？要沒有托兒所和幼稚園的話，要還是從前的日子嗎？這五個孩子不餓死了嗎？我自己不會累死了嗎！」

「你看尤其是幼稚園的孩子，非常有禮貌而知道互助，大孩子常常高興去幫助小點的孩子們穿衣洗臉的事情，孩子的身體因為養護合法，都非常康健。現在我就死了也能安心呀！」

四 提高文化掃除文盲

這幾年來勞動解放廠，非常努力地作掃除文盲的工作，辦了工餘識字學校，勸不識字的女工來認字讀書，最初年齡大一點的女工，都不大肯讀書。經過了多方的勸導和解釋，又常常作演講，在無線電裏，在電影院裏以及各種遊戲音樂場中間，給她們解釋識字的好處和教給了她們許多日常生活上，政治上的常識，還有有興味的屬於歷史記載的，文藝的故事，這樣一來她們的知識一天天的豐富，都自動地感到有識字的必要而求學了。現在不識字的女工，今年就只有七十六個了，而且這七十六個中間，已經有五十八個在學習。

在十月革命前參加過鬥爭的女工法節萊娃到一九三三年，她還是不大識字的，原因是她的眼睛不好，現在她的眼睛好了些，她已經五十六歲了，她

正在開始用功讀書呢。

四十五歲的瓦洛羅娃她也在努力肅清自己這個文盲，她現在是識字班第二班的學生子。

工廠不獨注意掃除文盲，而且還特別設法提高女工的學識與技能。青年的女工包波娃，一九二四年進了職工學校，一九二七年以後，因為她自己不願離開工廠生產工作，於是一面作工，一面進了夜讀職工大學。現在她是該廠的高等技師。她不獨自己努力求學，而且還熱心領導大家作掃除文盲的工作，三年前她被選為掃除文盲的組織員，現在呢她還擔任了女工識字班第一班的教師。

工廠另外還辦有紡織學校，為的提高一般普通紡織女工的紡織方面的特殊知識與技術。現在自動的來求高深造就的很多，有五百三十三個女工是參加的熟練技術班。而其中的二百五十一人，已經是很優秀的高等技術人材了。

此外除工廠日報是每個工人都愛讀的之外，廠裏還定了好幾百種報紙和雜誌，專為借給工人拿出來隨意閱讀的。因此工人的文化程度有非常迅速的進展。到工廠圖書館來看書的工人，差不多都是找國際政治，文藝科學等等的書籍的，許多工人很愛讀高爾基和潘菲洛夫的作品。還有一個笑話，那是圖書館主任傳出來的。據說有一次有一個年青的女工到圖書館來借了一本羅維可瓦·卜里波的對馬海戰去讀，讀得非常有味，一天的工夫就讀完了第一本，她就送還圖書館來，馬上要求借第二本，經圖書館值日員告訴她說：「第二本還沒出來呢！」於是她掀起一張小嘴來，生氣地說：

「真不好，我們的作家寫東西寫得這麼慢！」由這裏我們可以了解到勞動解放廠一般工人的文化程度了。

五 管理生產

十月革命打斷了舊制度的奴役婦女的鎖鏈；給了婦女以真正的與男人平等的政治經濟的權利；提高了她們的文化水準，推進了她們的工作能力，她們完全脫離了舊的羈勒，到了一種新的境地了。勞動解放廠的女工，現在也不是羅索夫時代的受恐嚇與鞭打的奴隸了。她們是新國家的主人也是新國家的公民：她們是生產的工人也是生產的管理者。她們深深地明白自己也是主人也是工人的地位。女工維克特洛娃說得好：

「我知道得很清楚，我每天的一定的工作，我怎麼也得完成的，假使說我今天要是少生產五尺布，那麼至少我們蘇聯就有五個孩子，每人會缺少一條尿布，那我能安心嗎？」

這是好一位完善的家主婆的腔調啊！由這句話我們可以理解到勞動被解放了的國家的工人的地位，工人們決不能因為自己是生產主人而放鬆了職工紀律，他們知道將個人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聯繫起來。

從國家規定第一個五年生產計劃的時候起，勞動解放廠每次的生產計劃，都是由各部門的工人在黨和工廠委員會的領導之下自己首先規定，然後才總計起來的。到施行的時候各部工人又互相規定了社會主義競賽的條例，所以結果不獨定成了計劃，

而且還超過了計劃。回想當羅索夫工廠的時代，不管羅索夫怎麼會打算，却從來也沒有這種成績。恐怕就連羅索夫自己，現在也不能再說：「工人自己不會管生產的。」

「每一個廚娘都該學習着管理國家。」這句話是勞動解放廠的女工大家都懂的。她們在工作之餘，都關心國家甚至國際間的事件，她們還歡喜發表自己的意見。

一切黨的，職工會的，俱樂部的以及文化方面的工作成績，勞動解放廠並不比人家落後，而這些工作的負責人員差不多盡是女工，因為這個廠的工人的數目，女工是佔了四分之三。由於這個廠鍛煉或提拔出來的參加國家或地方機關的工作人員，有好幾十個。還有一部份是離開工廠到鄉村去參加集體農莊的工作去了，她們成績很好，因此都站在領導的地位。

六 幾位值得敘述的女工

假使永遠還是羅索夫廠的話，有許多有才能的女工的名字，將永沒有機會到羣衆的聽聞裏來。可是她們真是幸運，十月革命的熔爐，將她們鍛煉出來了。當然那也是她們自己努力的結果。

溜波維·格夫里洛夫娜·葉夫雪葉娃出生於一個貧農的家庭，家境非常的窮困，父親時常出去給人家幫忙種地，因此她完全沒有受到父親的任何教育或影響。她們村子裏沒有學堂，她也就沒有進學校的奢望。在家裏她每天除幫助母親操勞家務之外，自己常找村子裏一位當過教師的人認字讀書。母

親是多病的，家裏的生活，常常陷入了絕境，因此她從十三歲起就担負和成年男人一樣的重的體力工作，割草，打麥種稻一切的工作，只要能找到，她就能勝任。母親死以後她流落到城裏來找工作，遇見了一九零五年的革命事件發生，她的眼界忽然開豁了。她結了婚以後，就到莫斯科找工作，曾經在紅玫瑰工廠莫斯科工廠等處作過織布，紡紗各部門的女工，每次都是因為給工人當代表，向廠方提出要求而被開除的。十月革命的時候她正在羅素夫廠工作，當然她是一位祕密的積極份子。十月革命後她仍是在機器旁作生產工人，可是一邊担任這個廠裏的黨的負責人的工作，後來是職工會的負責人。

一九二三年她才離開該廠而被選為紅玫瑰工廠的工廠委員會的委員，接着又是全莫斯科紡織工廠工會的主席。三十九歲的時候她得了求深造的機會，進了莫斯科工業研究院，她作了三年的老研究生之後，參加過最高國民經濟會議的工作，三年前被選為莫斯科蘇維埃的委員。

在擔任了蘇維埃的工作之後，又繼續到勞動解放廠去作工。女工們喊起來：「為什麼葉夫雪葉娃又跑到我們車間來作工呢？」

「親愛的。我還有精力來得及再作點工，」她回答工人說：「我願意的，並且我害怕你們的生產計劃不能完成，讓我來幫幫忙罷。」

「不行的，」工人回答說：「如果你怕我們的計劃不能完成來幫忙的話，我們不敢驚動你，我們自己會完成的。你去作你的事，有多餘的工夫，就歇歇罷！你也該歇歇了！」

另外還有一個現在也是站在領導地位的可敬的老女工，盧克里亞·米哈佑洛夫娜·非多洛娃。非多洛娃的母親自己就工作在過去的羅素夫工廠，也就住在工廠宿舍裏，她簡直就沒有法子養活自己的孩子。於是將他們分送給了別人。

她十二歲的時候，人家又將她送到洗衣店當學徒。一晝夜要作二十個鐘頭的工作，她就在這裏工作一直到革命前。一九一八年非多洛娃進了勞動解放廠，她有很好的工作能力，在生產工作之餘，還參加了職工會的工作。開始在提倡掃除文盲的工作的時候，她自己首先就來認字與讀書，並且還非常努力地勸人家參加。該廠第一屆女工代表會議的時候，她被選為女工代表，在完全生產計劃中她的工作成績，競賽的勝利，總歸之於她，以後加入了黨。不久離開了工廠，在莫斯科職工會工作了三年，現在在紡織學院讀書，可是她每隔三五天，還得抽工夫到工廠來作一天工，找工人們談談話。她說這個工廠是她的老家，她會常常想會牠的，她又說她的父母和自己，都是辛勤的工人出身，所以她永遠是愛護生產工作。她現在四十五歲了，還很健康，每天的時間，不是讀書就是作工，再就歡喜找工人談話。她希望她在紡織學院完結以後，仍舊能到勞動解放工廠來作事，

另外還有一個可敬愛的人呢，那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維克特洛娃了。她在這個廠裏前後作了三十八年的工，革命前在廠裏非常努力地作祕密活動，革命後也作了兩次工廠委員會的主席，第一任和現任中間作過一次莫斯科蘇維埃執行委員。現在呢，她

雖然又是工廠委員會主席，可是依然還像工人一樣地生活，住在公共宿舍裏。「別人看見她總不會想到她是我們這麼一位重要的人物吧。」工人們常常這樣笑着說。

我的一點介紹，就此擱筆，有一篇像似報告文學一類的東西，專談蘇聯的一個叫勞動解放工廠的女工的生活，作者名叫冠列士冠，他的詳細的履歷我們無從得知，這篇文章也並不是佳作或者名著，但却是工人實際生活的記載，大眾的通俗好讀物。尤其牠只以一個工廠為題材，所以使人看起來不會感到空虛。遺憾的是文章太冗長，而我們篇幅是有限的，因此我無法照着原文通通翻譯出來。我僅只扼要地選取了能使我們的讀者發生興味的材料，刪去了說理和麻煩的數目字，再加以整理而作成了我的這篇介紹文，這樣對於我們的讀者，確是方便得多，不過我得聲明的，這些事實却是我不能改動的，我只能真實實實將牠介紹出來，絲毫不容有背離真實的地方。

在舊俄時代的財富完全用去維持地主，資本家的政權和個人享樂的消耗。而在十月革命以後，蘇聯所有國民收入都用作發展社會建設，建造工廠，鐵路等等，並用作改善勞動羣衆的生活，設學校，休養所，醫院，戲院，俱樂部等之用。



重慶的流亡少女們

黎笑譯

受戰地工作的訓練

在重慶的大街上，時常可以看到大隊的中國女孩子們，黝黑的皮膚和健康的軀體；背着累重的行李，一邊走一邊高唱着戰歌。行進時的那種雄壯的姿態，表明她們是過着規律的軍事化的生活。她們正是在蔣介石夫人訓練中的一羣巾幗英雄。

在這個集團中，四百五十個是從揚子江下流來的流亡女兒。年紀最小的還只十四歲。但是，爲急於替戰爭中的祖國服務，她硬說着她是十五歲了。在湖南時，她們已受過了初步的軍事訓練。現在在蔣夫人的親自教導下，正趕着修畢各項課程，預備在幾星期後，上火線去做實地的工作。

在新生活運動總會的婦女工作指導會協助之下，蔣夫人在漢口所辦的學校，已訓練出來一百多個畢業生。她們正在湖南各地工作着：發行壁報啊，施捨藥品和開辦學校教育婦女啊，並且，還教私塾裏的學生唱歌和救急常識。她們組織了軍民聯歡大會和出征家人訪問團。鼓勵老百姓參加軍役，增進軍民間的感情。這些正在訓練中的女英雄，也將跟隨她們的蹤跡。婦女工作指導會的許多活動中，戰區轟炸的救濟工作亦是一種。像在五月三四號兩天，日機兩次慘炸重慶時，炸死了五千多人，二千餘人受了傷。該會工作人員全體出動，分頭從事拯救。散發了大批食物，藥品。蔣夫人捐出了私人汽車，作撤退難民之用。

鑒於生產和戰事同樣的重要，在重慶西南一百公里，靠揚子江的宋家鎮（譯音），該會開設了一

所紡織實驗工場「新生活紡織工廠」，作爲替軍人家屬開辦的紡織廠的先聲。那另工廠，計劃收納一千個出征軍人的妻女。

在那裏，該會開辦了一所婦女訓練學校，實行半工半讀。所授課程是消費合作社的管理法和經營法，音樂，語言，數學和各種應用學識。在今年的元旦，一百個女學生畢業了。到五月底另外一百個也要畢業了。

這些畢業生統受該會的指導，組織紡織合作社。她們向會裏購買機器，只出一半的價錢，還是分期付款。軍人家屬向那些工廠購買貨物有折扣。他們的女兒都有優先權，向訓練學校登記。該會還不斷地寫了許多慰問信給前方的將士們。有一個軍士寫了這樣一封回信：你們照顧我的妻女，教她們自立，我真深切地感謝。你們在後方的替前方的我們已做了許多工作。

爲促使婦女們到農田裏去，從事大量食物，衣料的生產，該會正在鼓勵女學生們學習農事。在宋家鎮的實驗農場，介紹了許多優良的棉種和農作物的種子，給當地的農夫們。去年十月裏，川西成都南面的嘉定開設一所絲織實驗工場，還附設絲織訓練學校。今年的上半年，在川西各區設立了許多工廠，它們收到了二萬張的改良蠶種。該會計劃教導一般農民的妻子們，製造優良的蠶絲，運銷海外。

由於刺繡工藝的精緻，中國的花邊在國外的賣

價很昂貴。式樣改得新奇些，花邊在國外的市場上將有很大的發展。該會正在訓練許多婦女從事絲織的刺繡工作。

在重慶該會有一所徵詢處，專替婦女們解決一切本身的問題。向該處登記的婦女，百分之九十是要求職業的。不久，就有六十多人找到了職位。有些是請求升學指導的。

該會所興辦的許多服務工作中，最值得稱讚的莫過於福兒的事業。這項工作是由它的合作機關「戰時兒童保育會」負責辦理。蔣夫人當然又是主動人。去年十月漢口失陷前，該會管轄十四個分會，廿餘所兒童收容所，十座廣大的木屋，收容了一萬多個難童。正當交通工具極度繁忙的時候，她們費了極艱苦的力量，進行遷移至安全地帶的工作。

這些熱腸的救濟人員，居然不辱使命，圓滿地完成了這樁任務。沒有一個兒童被遺留在漢口。她們最後一次乘船離開這座死城，是在十月廿二號。只二天的工夫，漢口便淪陷了。在同樣困難的環境中，她們曾拯救了許多長沙與廣東的兒童。

自去年以來，婦女工作指導會早已成爲該地各婦女團體的總樞紐了，不論它們是屬於地方的或宗教的。過去該會曾負責徵集了十五萬八千件棉襖，分送前線許多軍隊裏。婦女們全體動員趕製寒衣。在漢口時，因這需要組織了一個工作團。現在在該會主持下，許多婦女繼續工作着。到正月底，一萬件棉大衣已完成了。譯自七月八日中國評論週報



「雲裳仙子」觀後感

蘋華

請原諒我並不是個影評家，而只能寫出一點觀後的感想。

一個故事是這樣的：

一天，音樂家林少梅請友人集會，教他的女兒小玲表演新譜的春之戀。於是戲院主人特請小玲表演雲裳仙子歌舞劇。當天晚上，在那管弦聲中，小玲婆娑起舞，傾倒四座。南洋礦業大王的兒子黃家慶，受了林少梅的特加青眼，得接近小玲，小玲愛他的翩翩風度，並受了她對待女人手段的引誘，終於沒有接受她母親的勸告，而和家慶訂了婚。她的母親慧英夫人，對於小玲的教育，極為注意。前夫周家瑚因為是一個革命者，流亡在海外，已經十多年了。他是小玲的親生的爸爸。慧英改嫁給少梅時，她還在很小的年齡，因此她並不知道世界上還有一個她的親生的父親。

有一天，在一個音樂會上，慧英碰到一位滿面風霜的紳士，細細辨認之後，才知道他正是闊別了十多年的家瑚，家瑚看見小玲的輕歌妙舞，心下不禁懷着一縷辛酸的味兒。在主人再三的諄請之下，他慷慨激昂地歌了一首南洋常聽到的礦工曲。

慧英舊情未滅，常常私下與家瑚會晤，少梅偕小玲與家慶，則終日出入於舞場，他希望小玲能夠

成一位交際明星。有一天，小玲在公園裏騎自由車，無意中瞥見她母親和先前相見的那位周先生正在低聲細語。「這怎麼對得起爸爸呢！」她心裏這樣想着。於是當母親勸她與家慶疏遠的時候，她便說：「你和那個南洋的周先生常常來往講愛情，你也會告訴我過？」她把這話來反譏她的母親。

後來，小玲和家慶結了婚，到了南洋。小玲不久生了一個女孩子，家慶又戀了一個叫碧莉的歌女。小玲受了這深的刺激，一病幾乎不得起床。少梅在家整天的賭博。以致，慧英接了小玲的電報，還得向家瑚借錢，並當了他的衣服去到南洋，把小玲和她的女嬰蓮絲接回國來。

慧英和小玲拒絕了少梅的要求她們回家。小玲終於知道了家瑚才是她的真父親。後來戲院主人又來請她登臺表演雲裳仙子時，恰巧蓮絲染了她父親的梅毒遺傳症死去了！這把小玲「最後的最大的希望」也斷送了，於是她拋棄了嬰孩的死屍，登台唱了一曲哽咽悲慘的歌曲，昏倒在台上。

這部影片寫出了一個交際場中的女人的前半生的遭遇。這裏有把女兒當作「搖錢樹」的父親，資本家的少爺，認識比較清楚的母親。也有流亡的革命者的姿態，以及流血汗的勞工大眾的影子。慧英

和小玲到末了並不淪落下去，而她們卻是覺醒過來的。小玲離婚不會要一個贍養費，她只要了一個孩子，毅然和家慶分了手，這是一般尋常的歌女們不同的地方。慧英的「媽來了，你不要怕，我們還來得及掙扎，掙扎我們光明的路線。」和小玲說的「爸爸，我們情願過這刻苦的日子。」「誰同你回去，你還想出賣我一次嗎？」這都表示出了她們的勇敢，決心，和掙扎的意志。

世上不少有以女兒為「搖錢樹」的爸爸，這裏的林少梅就是其中的一個。他願望他女兒交結一班闊少爺，出賣女兒的身體，靈魂，什麼都可以，他只希望鈔票能到自己的手裏。當小玲的母親教她不要跟這類人（家慶）來往，少梅却和家慶在舞場裏灌她的酒。「不會喝酒怎麼能夠在外面做交際明星呢？」這是少梅對女兒的「教育」。他教她要學得時髦一點，這是他認為是小玲的唯一的「上進」之路。和慧英說的「女兒啊，妳……妳應該把妳的將來想得更清楚，透澈一點，照妳這樣子下去，怕要走上墮落的路程。」這是怎樣的一個相反的對照？當慧英阻止少梅教小玲吃酒，於是少梅裂開了嘴巴說：「你究竟是個落伍的交際花了，我的教育是最有益於現代女子呢。」接下去的是一陣狂笑。他的存心是多麼卑污惡毒呀！

慧英是一位頭腦比較清楚的女性，她教女兒不要跟有錢的人來往，她看見女兒太時髦，認為這是墮落之路。當她重會見十年不見的家瑚時，她說：

「家瑚，我的改嫁，和你的棄我們出走，是一樣的出於不得已。」十年來她並沒鬆懈她對小玲教育的責任心，但是她敵不過少梅，終於懷着滿腔的苦悶，讓一齣悲劇，自然的發展下去。最後的毅然與少梅脫離，與家瑚重拾舊歡，這是由於她的掙扎，要掙扎出一線生路的決心，這是她的勇氣。和一班飽歷艱難後，聽天由命的，意志衰頹的女人們，是異樣的。

小玲是一個可憐的女孩子，以前她活潑，天真，像一頭野貓。她的教育，自然沒有完善，受了她父親的薰陶，和一些女性的虛榮心，她全然不懂得「世故」。她迷惑於家慶的「你嫁給我，有穿，有吃，有洋房住，有汽車坐，我們南洋有很多地產，我們結了婚，就可以回南洋去住。」小玲有一個快樂的黃金的夢。然而等到她有了孩子，受了家慶的一記巴掌後，「要不是你肚子裏有了孩子，早就請你滾蛋了！」她看出闊少爺的真面目，於是她感到「家慶，我很感激你給我這樣的教訓，使我明白了很多的事情。」以後她回到家瑚那裏，她認清她自己的真爸爸，再不願去給人出賣，而甘心和他們一起過着刻苦的生活，小玲是覺悟了。

家瑚是個革命者，他在南洋做個礦工，頸上還留着工頭鞭子的血痕。自然在黃家慶的父親，礦業大王的壓迫下過着生活，在音樂會上，唱着雄吼的礦工曲（這是和伏爾加船夫曲媲美的。）從他身上

我們認清勞苦的人羣，革命者的偉大，和一條條的血痕。他是本片中一位特出的人物。

談到黃家慶，自然是一位典型的資本家的少爺，他有錢，有勢力，有手段，玩女人是他的能手，在我們生活中，他的面型是處處可以碰到的。

如若拿演技來講，陳雲裳的前部戲和後面結婚後是全然不同的演出，我們對她演劇的天才，表示佩服。王引的流亡的革命家，沈着，有力，礦工曲頗激昂慷慨。此外陸露明，徐華園，孫敏皆可取。即使三位滑稽寶貝韓，劉，殷，也並不討厭。

此外全劇氣氛很緊湊，導演的手段很見老練，幾幅對照頗有力，似乎是岳楓先生近來的力作。歌舞場面也少見，用單色在歌舞場面上，很聰明。但是似乎想起，什麼時候才是中國有真正彩色片的時代呢？

總之，在今日的孤島，本片是足以稱道的，無論是攝製上或是演技與意識上。我們希望今後多出幾部如此的作品。致於吹毛求疵的話是：

一、一羣小學生打死林少梅後，少梅的究竟怎樣和她們斷絕關係，並沒有交代出。小玲和家慶的離婚既交代，此處似乎也不可少。一個凶惡的父親不是輕易能放過當作「搖錢樹」的女兒的。

二、小玲喊小學生們，叫着「你們快來呀！驅逐害我們的魔王呀！」似乎太欠真實性。

三、本片只是一隻故事，她告訴我們一個女性的覺醒過程，然而此外牠一切都沒有加上什麼，牠更沒有指示出女性覺醒後的方向——一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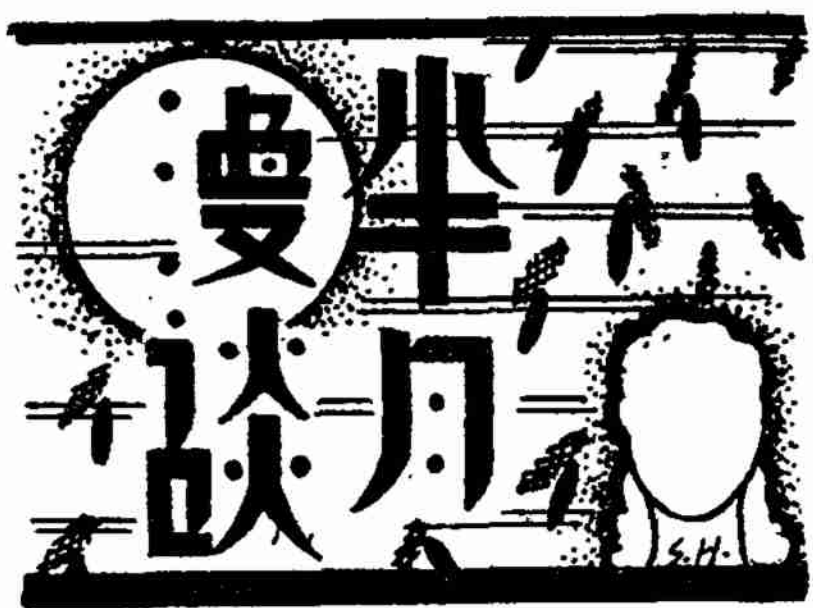
一九三九，六，廿五。

日本女子吸烟者激增

日·金準二子

近來日人職業婦人中抽煙捲的非常地多起來了，櫻紅的口唇間啣着細長的煙捲的風景，有心的紳士們看了一定會皺眉吧？可是女子的吸煙，對於戰時人口增殖問題非常有影響的。女子與煙捲，戰爭與煙捲，都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吸煙量是隨着文化的發達而增加下去的，同樣在戰時也是激烈地增加，這個事實是無論那個國家裏都可看到的現象，日本現在煙草飢饉的狀態威脅着愛煙的人們，原因是煙捲和戰爭有密切的關係，因為在戰地的兵士們煙捲是極大的安慰，所以戰地吸煙的人急速地增多了；同時平時的享樂機關沒有了，種種的刺激劑給剝奪了！在戰時女子動員到社會上工作去也是煙草飢饉的一個原因，因為隨着職業婦人的增加，女性的吸煙者有益發增加的傾向。

本來煙捲從學問上說來，和鴉片，酒同樣是一種享樂劑，也是一種疲勞恢復劑，所以對於文明人是必需品，無論怎樣說煙捲有害，禁煙終不能達到目的，也正為這個原因。大體說來，女子吸煙是歐戰以後的現象，從前女子吸煙的事一向被認為非常卑賤的，可是自從女子漸漸到社會上來工作以後，吸煙自然地也對於女子成了一種大的享樂。女子吸煙比起男子來特別有什麼惡影響，這事還不明白，可是煙毒足以誘致疾病是確實的事，慢性中毒的時候，體質會衰弱下來，所以妊娠率自然會低落，這個事實對於「生殖吧！生殖吧！」認增殖人口為必要的現在日本，是非常重大的問題。（譯自中外商業新聞。）



彈性的培養

青紗帳

女性自被投入
幽媚貞靜的熔爐，

時，固也應當如是，而在非常時期，打擊越深，彈性也當越大。

剛的質地，久已被
磨鍊乾淨。近數十
年，稍稍解放，溫
柔隊伍裏面，有時
也有果毅的人物。

然大體說來，還是

太少。鬥爭場中揚旗擊鼓，衝鋒陷陣，不剛自不能勝住；是以目前前綫上的女性，仍舊不及男性的十分之一。

目前宥於體力，訓練等事實，前綫戰士，婦女固不必居其半數。但生聚教訓，培養物力人力；在大時代的驚濤駭浪之中，維護社會的安寧與秩序，是則後方居多半數的婦女，不能不負起其責任。

日常處世，與戰陣不同；一切現象，類皆複雜煩瑣，糾纏不清，懊喪者多，快意者少。人們對此，最需要堅韌的忍耐。有的人以為忍耐便是柔弱，其實不然。柔弱永遠是柔弱，有如扶不起的爛泥；而忍耐則僅是一時的忍耐，到不必忍耐時能毅然而興。這種能退能進的性格，是之謂彈性。

當這動亂的大時期，彈性最所必需。戰事一時失利，便養精蓄銳以求報復；經濟一時困難，便含辛茹苦以求緊縮；計劃一時失敗，便再接再厲以求恢復；目的一時難達，便下死勁以求實現。這在平

近頃常見社會新聞，竟有女生因考試不及格留

原級而自殺；也有因投考學校落第而自殺；更有因戀愛失敗而自殺；其他家庭婦女，每有因口角意氣而自殺；或因經濟壓迫而自殺；最可笑最無價值的，則有因賭博負債而自殺，把生命視作等閒；把奮勉，掙扎，鬥爭，表現錚鏘的人格，視作畏途，何等軟綿無力！這簡直如泥做的人兒，一推便倒，一倒便碎！

更有一種人，雖然不失敗後遽行自殺，但因環

姊妹們！別自殺！

文央

翻開七月十八日的申報第十一版——本埠社會

感想；

一 留級處分的反應

新聞一看，除出了「敲詐」「侵占」盜，劫，拐，騙這一類常見的新聞以外，人命案件，倒有五六起之多。其中有的是中風倒地身死，有的是起重機脫鉗壓死，有的是因買西瓜被毆斷身死，有的是被米包滾斷脊骨，性命危殆，這大率都是苦力們的遭遇，是這個不合理的社會，種下了他們的死因；而其中更有兩件青年女子的命案，是值得一提的：

一件是某女中學生陳月美，因考試不及格留級，因而服毒自殺。還有一件是高中畢業生王以律，因穿高跟鞋送了性命。看了令人不禁發生了很多的

境和遭際，感覺失望，便銷沈於頹廢享樂；自暴自棄，無異慢性自殺。目前上海歌台舞榭的盛況，酒池肉林的林立，起當日的巴比倫而比較之：亦當勝其百倍。「與亡國同事，不可存也，」這種現象，儘設有亡國的資格。我們要賣國的好賊，不必要到南京北平，不必要到蘇州河北百老匯大廈，所有酒綠燈紅之下，比比皆是。這些人考其心跡，固不必真懷叵測，然因其不自愛身，不自振刷，不圖反抗，不盡責任，其行為便與奸賊相等了。

抵抗，抗戰，是全民族彈性的表現。誰缺乏彈性，屈服於壓迫之下，誰便忝辱了這民族，便應遭到歧視和侮蔑。

女性要免除歧視和侮蔑，必須培養能柔能剛的彈性；對當前的壓力，小則忍受，大則抗爭。

自殺，本是犯罪的行為，而且也是弱者的不負責任的表示，根本是要不得的，這裏也用不着多所列論。爲了不及格留級而死，更是題目太小，死得毫無價值。不過，這一行動，學校當局及家屬，倒是不是不能不負些責任的。據報載該生「平日對於讀書不甚用功」，筆者就根本懷疑：學校對她到底有沒有盡了「教」「育」的責任？如果教材並非呆板不切實際，教法並非敷衍塞責，不顧到學生的需要，

對功課注重平日，對家屬經常聯絡，不只是在學期終了發一紙「報告書」了事，也許這個學生對功課不會毫無興趣；即使荒怠得連她自己也莫名其妙，至少中途有自己警惕的機會，對於這留級處分，也不會感到是晴天霹靂。有一位教育家說得好：「留級是教員自己對教學宣告無能，斥退是校學校當局自己對訓導宣告破產。」所以學生的好壞，學校與教員應該反躬自問。其次是身為家長的父母，對於兒女的功課，是否隨時查問督促，以輔學校教育的鞭長莫及？對於兒女升學，是否有放縱他跳級取巧的嫌疑，致實際上趕不上別人，因而無從用功？對於兒女的身體，是否隨時注意，不用功不進步是否是生理上的原因？等留級了以後再斥責，不但太遲，而且也太糊塗！而該生自己，已經是十七歲的中學生了，對人生，對社會，不應該那樣認識不清，何不拿死的精神去刻苦用功，去了解人生，去服務社會，來把自己重新改造一下呢？該生現在是「生命垂危」，萬一死了，我們也要罵她「死有餘辜」。

「死不足惜！」所可惜者，這社會白養了她十七年。如果拿這一筆十七年教養她的費，去培植幾個有志求學而無力入學校校門的女青年，對社會該會有多少有意義的貢獻啊。最後筆者要誠懇懇向當代教育者提議：學校對於學生，不該是「填鴨式」的把些死知識裝進學生的腦子，就算了事；更重要的是他們與她們認識這個社會，認識這個世界，更從

這廣大的社會與世界中，從新認識自己，確立做人的基礎，所教育出來的，才不是「糊塗蟲」，才不是「兩隻腳的書獃」。否則他們即使不自殺，你也已經殺了他們，至少是禁錮了他們！光學一些死知識有什麼用呢？

二 皮鞋匠的犧牲品

穿高跟鞋走平地，已經是一蹶一拐，惡要好看；穿高跟鞋走樓梯，這無異于自己上了刑具，跌交，自是意中事，因跌交而腦部受震昏厥身死，與其說是「飛來橫禍」，倒不如說是「自作孽」。所可惜者，她自己死得有些莫明其妙，不能讓她受到一些教訓，而有所警惕耳。記得有一句格言是：「喜服時裝者，縫衣匠之玩物也。」那末這位王女士的死，我們可下一個結論說：「喜穿高跟鞋者，皮鞋匠之犧牲品也。」推而廣之，因燙髮而喪失性命，甚至喪失兒女性命，最近不也有過新鮮例子嗎？那末我們可以說：「電燙頭髮者，理髮師之犧牲品也。」至少可以說「理髮師之玩物也。」寄語摩登女郎：國難方殷，每個國民都有他必須要負的責任，爲了裝飾化很多時間，化很多金錢，已經太對不住國家，太對不住自己，何況還有性命的危險呢！

短髮！平底布鞋！寬舒而便于工作的布衣！——那才是最摩登而入時的裝束。時代姑娘！有爲的女青年！你們不提倡，更待何人！

編後語

這期出版，又因裝訂工人罷工，延誤了幾天。一期的延誤，使下期的編印都要受到影響。因此，我們索性把出版期再改後五天，就是每月十五日及三十日出版，希望以後，再不要遇到意外的事情，能准期出版。特在這裏聲明幾句，請讀者加們以原諒！

這期的生活特輯，有幾篇文章，值得介紹：描寫生活重擔的女教師，雖則只描寫了她出賣舊銀器時的情緒與感想，但是她整個生活的困苦清晰地從這一斷片的生活反映出來了。資產階級的主婦中那位主婦，除有條不紊的處理家務，管教兒女以外，自己還孜孜矻矻的在大學裏唸書，這種上進的精神，求知的慾望，真是使一般腐化的闊太太慚愧殺！積蓄蓄裝貧窮的二房太太裏面的女主人的影子，在中國社會裏到處都是。她們爲着自己不能自立，又恐丈夫一旦變心，把自己遺棄，所以不能不刻苦的積下一點私蓄，以致遭受男人的毆打辱罵，這却是婦女悲劇的一幕。

蘇聯的女工生活取材很趣味化，敘述羅索夫工廠女工人在革命前後的生活，使中國女工們讀了以後，一定會發生不少感想。

抗戰中的昆明婦女與在延安是兩篇內地通訊。裏面敘述昆明婦女，從抗戰軍興以後，怎樣奮發起來，做許多實際工作；以及延安許多婦女度着怎樣艱苦的生活。足以使我們處在孤島上婦女，過着安逸享樂生活的婦女，受一點刺激，像打了一針嗎啡針一樣，從頹廢中興奮起來！

讀新婦調羹圖後是一篇雜感體文字。立論很正確，值得細細讀一下。防止毒菌的蔓延裏面反駁現在流行的漢奸理論。希望每一個讀者，不要把這篇文章忽略過去。

抗戰中的昆明婦女

冰

△一般的動態

昆明是秀麗溫和僻處在西南邊隅的一個都市。出產富饒，自足自給。因地勢偏僻，從前正像脫離了祖國般的孤立與沉寂。

「七七」以後，抗戰的火炬燃燒着全國的每一個角落，死水似的昆明，受着火炬的燃燒而波動着，一向安閒優居的婦女們，也在總動員的口號下活躍起來了。

婦女戰地服務團，救護隊，歌詠團及其他研究行動等社團，如雨後春筍般的長成着。學校機關加緊女生軍訓，救亡歌聲隨着短髮戎裝的女兒在每一個角落怒吼。

在抗戰一週年後，原來昆明婦女會的領袖龍主席夫人，召集了各婦女代表，組織「新運婦指分會」，對首期徵募棉衣運動，表現了特殊的成績。正擬在這總的機構下發動各項急切的工作，如兒童保育，難民救濟等，不巧在這時，昆明遭到「九一八」首次的空襲，安樂邦的人們，大受震驚。婦女工作者也多遠避河內或鄉間，工作便一時停頓。

昆明女青年會總幹事，也是該會在昆明的創始人，鍾韶琴女士（編者按：她是我們上海姊妹們的熟朋友。）她抓住了這一個機會，在各學校停課，

工廠停工，市民忙於疏散的當兒，她便召集了一班學生，女工，組織宣傳隊，看護訓練班，臨時救護隊。在女青年會未正式成立以前，便在驚濤駭浪中工作起來。於是女青年會在客觀上已成了昆明婦女工作的總機構，並又極積極地建立起以下的工作：

△學生救濟與職業介紹

抗戰以來，政治，經濟，文化，多遷移後方，昆明便一躍而為西南重鎮。婦女們隨着戰禍，紛紛從淪陷區域逃來這重心的昆明。在轉輾逃亡中，多數受到流離失所與經濟艱困雙重的壓迫。女青年會便成立「學生救濟部」，按照各流亡學生的情形，予以生活上的救濟。受到救濟的學生共有三百多人。雖然是杯水車薪，但對當時疲於奔命的青年學生，確有很大的補救。

「職業介紹」，原來只限於女性，因感到救濟的不能普及，便推廣到不分性別。創辦後的四五個月之間，徵求人才的登記機關有五十幾處，其中學校最多，家庭次之，商業機關更次之，公務機關，醫院報館更少。需用人才九十多。求職登記者，有一百二十多人。求職者的資格最多是大學畢業生，高初中較少。雖然徵求與應徵者雙方數目都是不少，終因資格與酬報的相差懸殊，致介紹成功的，只

在延安

夏石

這是一位朋友在上月接到的一封信。裏面報告行軍時中途的困苦，延安的生產運動，以及籌設女子大學等各情，雖則時間稽遲較久，但裏面所敘的事實，我們仍有一讀的價值，所以把牠發表在這裏。（編者）

一月八日由陝公出發；一月十九日行抵延安，共走了十二天。這十二天的行軍生活雖苦，但覺得很有趣：天氣是這麼冷，整天下着大雪，刺骨的寒風吹來的確使人難受，尤其是臉上的凍瘡又癢又痛，更是難捱。交通不便的陝北，地廣人稀，整日的行軍很少看見所謂南方的鄉村，頂多不過是十多個小村莊子。物貨很缺乏，老百姓肚餓了，或口渴了，想找點東西充飢，或水喝，那是比上天還難。肚餓了，沒有辦法，只好讓它餓。口渴了，就吃路旁的雪，我們的宿營地是馬房，荒屋，宮廟。煮飯是向老百姓借鍋子，盛飯的東西就是面盆。面盆在這時的用處真大，我們洗面是它，洗腳是它，洗澡是它，盛飯，盛菜也是它。根本缺乏水的陝北，一點水都寶貴得要命。這時的飯菜吃起來縱使是有些氣味，但也滿不在乎了。女同志這樣吃，男同志也這樣吃，不但會吃不下，反而狼吞虎嚥起來。

東西是自己揹，每日走五六十里。有時一日裏翻過幾個大山，只因我們的互助精神好，所以並不感到累極。我呢，想在中間起模範作用，每個同志都是在盡量的克服困難，消滅困難，雖然我的身體

有三十多人。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

△民衆教育

後方的昆明，一般未受過教育的人民，最易受別人的愚惑，屢被利用作間諜放毒等漢奸工作。女青年會鑒於民衆抗戰意識的落後，影響抗戰前途匪淺，於是在昆明市創辦了民校兩所，施以初步的補救。

一所是紡織工廠的女工學校，有學生一百五十多人，校址假新橋小學，貴林小學，按程度分高中初三班。和廠方取得有力的聯絡，學生成績優良的，廠方即加工資，又得女青年會獎品；如成績不良，或無故缺課三次者，便遭到學校斥退和廠方開除兩重處罰。所以辦得很有成績。

另一所婦女民校，便在女青年會，學生四十九人，分高初兩級，大部份爲家庭婦女，失學的女童等。還有抱着孩子來上課的。她們都覺悟到智識的需要，用功求學，進步甚速。

△宣傳與慰勞

女青年會除經常用文字及講演作普通的宣傳外，在女工學校方面，組織了一個「友光團」，有歌詠戲劇組，工藝組，研究組，每星期上午，由導師率領團員，進行各方實際活動，逢到各紀念日，如「一二八」，「三八」，「五一」，「五四」，「五卅」等，她們舉行紀念會，有演講，遊藝，遊行等。最近她們到官莊去做鄉村工作，沿途唱救亡歌

曲，街頭演劇，演講，貼壁報，官莊的男女老幼，都聚集起來，向她們熱烈的歡迎。當她們貼報忘了帶漿糊刷子時，村女們爭着燒漿糊，找刷子；聽完了她們的演講之後，村女們說：

「你們講得太好，我們要請你們吃茶呀！」在「五四」那天，婦女民校舉行火炬遊行時，有許多觀衆，自動地跟隨她們的隊伍，「喚醒民衆」，可說已做到了一部分。

今年正月，六個婦女團體聯合舉行了一次慰勞本省出征軍人家屬遊藝大會，結果得到六千餘元，將該款創辦了一所工廠，收容出征軍人家屬入廠做工，以資持久救濟。

同時動員學生女工參加慰問出征軍人家屬工作，在昆明市有九百多家軍人家屬，女青年會負責調查一百多家，根據調查結果，給予各家屬以精神物質的援助。結果良好。被慰問的家屬，沒有一聲怨言，還有一位老者說：

「你們來慰問，實在不敢當，兒子是國家的，保衛國家，是他的責任。」他那種激昂而充滿正義感的言詞，震撼着每一個慰問者的心靈。同時看到許多從前線寄回的家信，字裏行間，盈溢着前線軍人的勇敢忠烈，預期着我們最後的勝利。

女工們在「七七」那天，分十隊送慰勞品，同時開紀念會，發動大規模的獻金運動。昆明的婦女，有力的已出到夠儘量的力，但是有錢的還有沒有出到夠水準的錢。

希望昆明的婦女，更努力前進，在抗戰的烘爐裏鍛鍊出來！站立起來！

較弱，但我却儘了頂大的努力，結果我終於勝利了——達到目的地。

我在這邊學習比陝公好得多，無論在精神上，物質上都好，尤其是理論的修養，沒有一個同志不滿意的。

爲着長期抗戰的供給，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中央所號召的生產運動，在這春耕裏，所有機關工作人員，學校學生，隊部戰士，鄉村和城市居民，上至毛澤東主席，下至伙伕同志，均熱烈地參加生產。現在延安四週的荒地已經完全變成了耕地。在生產過程中，本校來個總分工，男同志勞動力強的，去荒去，弱的和女同志留在家裏替他們洗衣服，補衣服，燒洗澡水，送飯，送茶，組織慰勞隊，到荒地的地方去，唱歌給他們聽，跳舞給他們看。開懇小姐，太太們過去她們的手從沒有拿過鋤頭，洗過衣服的；可是在這生產突擊中從無聽過一句怨言，說一聲自己不願去做，相反地，大家都變成勞動英雄，爭先恐後想爭取那種活躍的情景，那個看了不欽敬！

爲了抗戰的需要，最近延安又要開辦一間女子大學，培養婦女幹部人材，校長是王明「陳紹禹」同志。其他的公作人員，教授都是頂瓜瓜的。裏面分俄文系，英文系，日文系，國文系，還有訓練班等。我現在進那一系，尚未決定，（不過想入俄文系。）時間一年或一年半。具體的學習計劃要跟抗戰的情勢配合起來，本來我打算這邊畢業後轉馬列學院去的，這個計劃暫時只好打消。



讀「新婦調羹圖」後

以寧

我家的餐室裏掛着一幅工筆細緻的仕女畫，畫着一位長身玉立的美人，託着一盆素手烹調的羹湯，向着她的小姑輕輕的問道：

「妹妹，你嘗嘗這雞絲筍片湯，也許淡了點吧？」

「不淡，正合母親的口味。」柔媚的小姑直率的說，面孔上現出天真的笑意，像一朵潔白的百合花開放了呵！

不知是誰家的新婦，竟是這樣的善體人意？所以王建作了一首「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的絕句。竟爲家戶所傳誦了。妙在情景逼真，宛如新婦口吻，同時也成了封建社會的閨中鹹酸之一了。

那時，我們做女人的人，灶是我們神聖的工作場所，我們的心思才力與智慧，差不多都像蘆柴豆梗一樣的葬送在爐火裏了。環境決定了我們的發展，在一切的社會生產的部門都未開放以前，我們爲了報酬扶養者——丈夫——的辛勞，我們不得不盡一家廚娘的義務了。所以倍倍爾 (Ferdinand A. Bebel) 在他的名著婦人與社會中，曾痛切地指出家庭環境的陰鬱，和刻板瑣屑的家事工作，對於婦女精神與體力方面的損害。他借阿姆多爾 (G. von

Angulor) 所著生活之書的傍註中的一段描寫既婚婦人在家庭中所經驗的悲慘的生活說：「使主婦們的元氣和能力喪亡的原因，不是丈夫的死亡，愛兒的墮落重病及熱心計劃失敗等中的一種事，却是那每月重複着的剝蝕骨髓的辛勞。……幾十萬強健的家主婦，在她們處理家務的勤勞之中，消瘦並毀損了她們薔薇似的雙頰和媚人的笑靨，而使她們成爲既乾且皺的木乃伊。」今天做些什麼菜呢？「這一個永遠每天有的新疑問，和日常反覆着的灑掃洗煮的瑣事，慢慢地而很確實地破壞了她們的身體。廚房裏消磨去了她們大部分的光陰與心力，她們在這烹煮羹湯的祭壇之上，犧牲了青春的心底自由，與她們的美麗和樂趣。在那般暮年駝背白髮龍鍾的主婦裏面，誰還能看出昔日花一般美麗嫵媚的新娘的面影？」

我要說的話，已由阿姆多爾代說了，不幸的婦人們，從新婚到老死，在這一段黯淡的不平坦的生涯之旅途上，她們是這樣的淒慘而寂寞的過去了！然而她們的扶養者——男子——賜予她們的輿論是什麼呢？譬如叔本華罷，他就老實不客氣的偏見地說：「按照婦女的天性說，註定要你處處服從，你是不折不扣的人，只不過男子從嬰兒到成人的中間階

段而已，婦女不論對於音樂詩歌與造形藝術，既缺少領悟，且缺少真正的興趣。」根據叔本華的意見，女人不能研究科學政治以及其它一切的社會活動，女人註定只有爲了丈夫孩子們而在灶間裏消磨她們的一生——。同時尼采更將女人看得妙極了，他說：「女人是個謎，惟一的猜法，就是養孩子。」總之，在他們的目光中，女人不過是爲了繁衍人種而存在罷了！然而歷史上究竟出了蘇格拉底時代的地奧的瑪 (Diotima of the days of Socrates)，亞歷山大時代的哈佩梯亞 (Hypatia of Alexander)，羅蘭夫人 (Madame Roland)，司梯爾夫人 (Mrs. Jane de Stael)，喬治桑特 (George Sand)，列寧夫人等爲社會而奮鬥的婦人，總算將尼采叔本華的反動理論扯得片字不留了。

自從產業革命以後，利用機器擴大生產，工人家庭爲飢寒所驅迫的婦女們，逐漸的離開了廚房捲入巨大的生產部門而生活了。同時因爲資本主義發展力量的敦促，在學校，電報局，電話局，事務所，官廳，寫字間等方面，不斷趨於複雜化的國家機構，都迫切的需要新的工作人員參加，於是這條智能勞動的新路，也隨着開放，讓資產階級的女子走了進去了。

因為資本家擴大生產的緣故，商品的需要日益增加，無形中將女子在家內應做的事情，漸漸的由社會代替執行了。按美國一九三〇年的調查，在鄉村的家庭，只有百分之二的人家不是自己做麵包，而在城市裏，只有百分之二的家庭不買麵包房的麵包了。至於在蘇聯呢，為社會而生產的婦人，都可加入「共公之家」而居住，在那裏有職業掃除婦，共公廚房，共同洗濯所，電燈，燃料。婦人可由諸般瑣事上節省精力，勞動的婦人都希望這種公共之家不斷的增加，而將舊日損耗婦人精力的家事部門，一掃而盡，使得每個婦女都有出來參加社會生產的機會。

每當工業一時繁榮的新局面，便發現許多新的婦女勞動吸入生產部門，婦女勞動的增加，固然是由於工資低廉的原因，但主要的因素却是由於繁榮工業部門之勞動力需要的增大。然而生產產品在極度勃興以後，必然的要歸停頓，由是乃有工廠倒閉和勞動力縮減的現象，歐洲各資本主義的國家，因為經濟恐慌逐步的加深，社會上男性失業者便一天天的增多了，苦心焦慮的各國的執政者，何想從插足生產部門的歷史短暫的婦女身上，尋求他們的出路。於是德國的航空部長戈林對許多生產的婦女說：「參加生產的婦女啊！你走出工場是會幸福的，你們真正活動的地方是家庭。重新去管理家事罷！」同時英國保守派的人物也公開地對婦女說：「你們

在職業上佔據一個位置，即是造成你們的丈夫或兄弟的失業。」主張婦女復返家庭的動機，目的在減少失業的恐慌，似乎社會失業的危機，不是經濟制度本身的病症，像是婦女退出了生產界，社會失業的浪濤便會消滅的樣子。於是英國限制已婚的婦女充公務員。美國限制已婚婦女作學校教師，中國的燕大也學着美國限制已婚婦女作學校教師，尤其法西斯蒂的國家，抓住了一切尼采叔本華的霉爛思想，宣言婦女應該服從威廉第二的命令，禁止婦女的活動，不能越出「四K」的範圍：「孩子」(Kind) 廚房 (Küche) 教堂 (Kirche) 衣服 (Kleid)。

法西斯蒂主義者剝奪婦女參加生產的權利，自然是來減低失業，但提高生育率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所以一面限制婦女從事社會職業，一面獎勵生育，更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創造新的肉彈的準備。以這種殘酷的手段來對待婦女，固然為智能勞動的婦女所反對，即是體力勞動的婦女也不得提出抗議了。增加人口的方法，不一定驅使婦女復返家庭，婦女在職業上待遇的改善，母性的保障，兒童環境的改變，都是增進種族健康和提高生育率根本的辦法，尤其是母性的保障這一層。婦女若果和男子同樣擔任有益於社會的事業，則婦女為社會所附加的義務——分娩及養育小孩，當然要求社會給她們以特殊的關懷，然而法西斯蒂的國家非惟不能改善婦女的生活，反而將婦女的地位日形惡化，不怪為每個前

進的婦女所深切的痛疾了。

蘇聯的社會評論家柯倫泰 (Alexandra M. Kollontai) 說：「假若以某種人為的方法，能把歐美在國民經濟圈內的七千萬婦女逐出生產的範圍之外，那真不知道要引起怎樣巨大的經濟變革。」因為婦女的勞動，現在已經成了國民經濟不可缺乏的要素，不幸的婦女而能離開廚房捲入生產部門而勞動，這完全為了不可避免的歷史必然性所趨使，不是任何人為的壓力能夠遏止的。」

今日的婦女，正像一羣久困鐵絲籠中的禽鳥一樣，一旦開籠放她們出去了，有的站在綠樹的枝頭婉轉的鳴唱，有的浴着晴日的光輝振翅長飛，如果你要招之回來，重新投入你的懷抱，享受奴性的撫愛，為你弄飯做菜，作為一種婚姻的義務，已經是不可能了。過去的婦人之所以喜歡親手弄菜做飯給扶養者——丈夫——吃的緣故，因為丈夫是事實上的扶養者。而在承認婦女獨立人格的今日的社會裏，還有一直喜歡弄飯做菜，去博取丈夫的愛憐的婦人嗎？柯倫泰說得好，使男子尊敬婦人，友愛婦人的，不是為了婦人善於搓捏麵粉，而是為了婦人本身存在的價值，即她的個性，她的人格。「由結婚分離廚房」——「由國家分離宗教」，那至少對於婦人的運命的歷史是一個重大的改革，而中國婦人這種改革的成功，必需待之抗戰最後的勝利，整個的社會組織改造完成之日！



本刊三卷五期的集體批評

采琴記

出席者：史慰慈，郭衍卿，顏逸清，單德馨，朱白

石，朱采琴，蔣逸青。

主席：蔣逸青 紀錄：朱采琴。

主席：召集這次會議的目的，要請各位誠意的批評一下三卷五期的上海婦女，並請各位多多的指教，多多的供獻意見，使我們的上海婦女在可能範圍內成爲一個至善至美的刊物。我們爲編輯者，因爲把刊物太愛護了，所以許多缺點，自己不容易看出來，又因值此出版界遭遇厄運的時期，由於某種客觀環境的限制，許多事都不能按着計劃實行。這種苦衷，各位一定也能想像得到的，也請各位提出各種方法來和目前的環境相週旋。現在就挨次請各位發表意見。

史：一個廚司務的家庭一文，敘述着下層階級生活的痛苦，描寫得細膩而逼真，很令人感動。在這裏，使我們知道：物價高漲以後，痛苦受得最深的是一般依靠薪金階級的職員與工人們。他們在百物高漲而生活工資照樣的情況下，他們的生活，當然是無疑問的是更艱難了，這確是個很嚴重的問題。冬天一文，在現在刊出，太不合時令了。而且這文的內容也平庸得很，這種違乎時令的文章，以後最好不登。近來幾期的「時事座談」，都偏重於國外的，對於國內的政治動態及軍事形勢等都忽略了，以後希望着重於國內的時事分析，因爲我們更須要這方面的。

郭：我們生活在這歌舞昇平的孤島上，一切都呈現得與往昔無異，沒有一點兒抗戰氣息，在上海

有多少人是真的在過着非常時期的生活呢？所以我們希望上海婦女能多登載些內地工作者的通訊，將她們的生活來警惕我們自己，使我們不致與她們太隔膜了。在這期中的一篇內地通訊，我閱後感到了熱辣的慚愧：她們爲了民族的解放，是在過着怎樣艱辛的生活，她們才不愧爲是大中華的女兒，而我們是生活得太落後了。當然，我們要追隨她們！其它如反汪文章亦須多登載些，務使上海婦女能真正的配合時代。

顏：一篇剖腹還康記，作者將病因，病狀，及治療情形與剖腹時的病人心理，都敘述描寫得極精細週到，又因作者文筆的流利，真是使人愛讀不忍釋卷。而我自己現在犯了個「沙眼」病，其痛苦與作者所犯的腹痛病無遜多少，所以我更加感動，並且我期望着自己也有這麼「括眼復康」的一日。烟廠的女工裏面所寫的完全是事實。我從前在XX地方工作，下面便是個烟廠，廠內都是女工。她們的生活的慘苦，非目睹者決不會置信。她們的工作是不定的，忙時開日夜班，有許多工人們爲了幾個工錢，整日整夜趕着做，甚至不歸去睡覺，實在熬不住時，就倦伏在地上打一下瞌睡，醒來繼續再做。廠內煙絲四面飛揚，所以裏面的工人大都是犯肺病的。而我們在樓上幾位工作人員的生活真與她們有天淵之別：我們是彈着鋼琴，講着笑話，吃着閒食，無事時開開無線電，睡睡午覺，真奢侈極了。這是一個絕好生活對照。

朱：解除工作婦女的羈絆一文，作者希望婦女機關等多辦幾個託兒所，一方面爲兒童造福，一方面解除了職業婦女的痛苦。作者並舉出已往的託兒所的畸形化——化了十幾萬塊錢僅收容了十幾個孩子。其實這種託兒所之類，是合理社會中的產物，要是將這種東西，硬放到一個不合理的社會中去，它是要變質的。非但無利，反而會促成造惡的淵藪。如最近XX等創辦的「夏令兒童健康營」，每個兒童在暑期內要付費四十元。而且所給的食品營養料很不講究，這簡直是弄成了私人的營利品，那裏是爲兒童造福？又那裏會去想到勞苦大眾的兒童呢？他們連賺錢都來不及。所以這種事業，一定要國家來辦才興。

我們希望以後的上海婦女能增添一欄含有刺激性的連環圖或歌曲，以引起讀者的興趣。

朱：這期大體而論，是比已往幾期充實得多。「物價飛漲中各階層婦女生活的反映」中的五篇文章，將各階層的婦女生活都赤裸裸的顯示了出來，這是很適應時代很有意義的！我尤其是喜歡這期中的三篇文藝作品，文字流利活潑，內容精警動人，確是三篇好文章，尤其是那篇小水他們的故事，使我們百讀不厭，而且越讀越感到其含意之深長。希望以後每期都登載些各階層婦女的生活紀錄，使上海婦女成爲真正上海婦女的刊物。並希望增加些關於婦女問題的理論文章。

主席：各位所供獻的許多意見，的確是很寶貴的，但因環境關係，有許多事都不能如願以償，譬如內地通訊，許多內地寄來的稿子都被郵局沒收掉。當然，我們還是要想盡方法，使它到達到我們的理想的。以後還請各位多多的指教！



一個婦孺收容所

戴銘貞

在清靜幽雅的愚園路上，矗立着宏麗巍峨的大廈，以及玲瓏精緻的洋房，這是值得人們留戀稱羨的地方。的確，那裏是人間的天堂，也是孤島上的世外桃源。誰也不會想到在這安樂的桃源之內，還有一所被人們忽視的婦孺收容所。這個收容所，在「八一三」抗戰爆發，國軍西撤以後，就開始創辦。開辦迄今，已有一年有半。那是一幢半新不舊的二上二下三層樓洋房。地點適處在××花園隔壁。環境的幽美，空氣的新鮮，實不亞於鄉村。在課餘散學之後，難童們三三五五的在房屋兩面的園弄堂裏遊戲賽跑，跳躍，因此一般路過這裏的人們，總以為這是一般無家可歸的流浪兒童，或是學校的學生呢。

這個婦孺收容所是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主辦的。那裏寄居着一百多個難胞，五十幾個婦女，五十幾個小孩。他們是同過着集體的生活。有規律的生活。每個婦女都得做工，每個小孩都得讀書，即使是三四歲的幼孩。在所裏的人，沒有一個閒蕩虛度時光的

；他們過着嚴格的有規律的生活。

該所對於生活與教育同樣注重，所以凡是婦女都要參加生產；兒童都要受教育。婦女勞作現分三部，就是縫紉，搖機，以及做白雪公主洋娃娃。縫紉班已成立好久了，做的衣服較從前也好得多了。工廠裏的姊妹，學校裏的學生，家庭裏的小姐太太，她們家常穿的衣服，送到這裏來縫製的很多。有一時期，因日間來不及而趕開夜工。生意所以能如此的好的，因為工錢較裁縫便宜得多。洋娃娃班開始以來，還不到一個月。這是一家公司的貨品，原料都由公司裏供給，難婦就拿他們的原料，替他們製成。做成一個可得五分工資。現有二十人做這工作，每天可以出品十打。所得的工資雖比較富厚，但做起來很費心力，且有礙衛生。現因外面送來的衣服很少，故只好做這工作。襪子班於今年六月一日才開辦，由所方跟一機廠合辦，願學的人先訓練。二月，在訓練期內沒有工資。由廠方請一技師教練。有九個人已完全學會了，一俟紗買到，就要正式搖織了。

婦女除每日工作八時半以外，還要上一小時課。過去她們散處在四鄉，沒有受教育的機會，現在聚集在一處，真是一個絕好的教育機會。除教她們識字以外，還教以種種日常生活上必需的技術。年輕的姑娘，頂喜歡聽先生講時事。當先生報告的時候，她們都仰着頭目不轉睛地凝視着先生的面孔，講到中國軍隊勝利或日軍受挫的消息，每個嚴肅的

面孔頓時轉為歡快的笑容，有時甚至致樂得喊出口來。可見她們對於時事的關心了。

她們不單有識字的機會，並且還有集會的組織。年輕的姑娘組織姊妹會，成年的母親組織母親會。每星期開會一次。姊妹會的內容：討論日常生活問題，報告新消息，解決個人問題，時事報告，簡或有一次遊戲。姊妹會的內容相當充實，興趣相當濃厚，開會的時候，精神很好。母親會成立還沒多時，內容有講故事，討論日常生活，兒童衛生，兒童管理法等。她們比年輕的姑娘難於組織，難於感化，她們缺少自動的能力，總是被動着。所以母親會的精神，不如姊妹會。這也不能怪她們，因為她們從來沒有參加過集會，當然一時不會感覺到興趣。本來，要組織一般無知識的落後的婦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須要經過一個艱難的過程，又必須要經過相當的時期，只要領導者不厭倦，不灰心，肯努力的幹下去，總有一天會達到目的的。

兒童上課時間和學校一樣，惟課程跟學校不全同。為着適應戰時的教育，所以除智識課以外，偏重於政治的教育。高級班每天讀報，由先生領導，他們的政治常識高於普通學校的學生，愛國思想也濃厚得多。每星期有二次集會，一次是自治會，一次是週會，或時事討論會。自治會以工作檢討及自我批評為主。時事討論會，先由一人報告一週間的時事，然後提出問題討論，再由先生作結論。兒童比婦女們喜歡參加集會，他們常常到外面去演講或

演劇。

爲便利母親們工作起見，所裏設立着類如托兒所的幼稚園。從三四歲到六七歲的小孩，都寄託在幼稚園裏。設備雖不及學校的幼稚園，但也有許多很好的玩具，每星期有一次糖果或餅乾給他們吃。當他們吃餅乾糖果的時候，真是有趣，東西拿在手里，一時總捨不得往嘴裏塞。烏黑的小眼睛，你向我看，我向你睇，一定要先生說了：「大家快吃！」他們才不約而同的往小嘴中送。他們很有禮貌，看見先生，總說「先生好！」或者在上課的時候，有客人去參觀，他們自會起立向客人鞠躬，並且還說：「客人好！」所以參觀的來賓，都很歡喜他們。看見他們笑嘻嘻的活潑天真的面孔和學習的能力，沒有不驚訝他們的智慧和贊賞他們的幸福的。

親愛的難胞們，忍心的期待着罷，漫長的黑夜已將度過了，接着燦爛的陽光就要呈現在大家的眼前了！那時，我們同聲來歡呼，同聲來慶祝吧！

大水在婦女收容所裏

丁沁

「小劉快起來！潮水漲上來了！水勢很兇，快起來幫助難友避到較安全的地方去。千萬叫他們要鎮靜。」小張這樣急促的喊着，他的行動鎮靜而敏捷。

三分鐘內，全體職員都已起身，很快的分配着工作，一部份負責去整理寢定與辦公室；一部份負責到各難友處去幫助她們把包裹掛起來，一面照顧

她們避到地勢較高的一個草棚裏。一刻鐘內，水已升高至三寸，像黃浦江浪潮一樣的從門口湧進來，又像水塔一樣的從陰溝裏射出來。

水勢的可怕，使我想到黃河缺口的情景。

我從十三室走到辦公室的時候，經過大門邊，潮水沖得我幾乎站不住腳。

「小丁，你的長統靴脫下給我穿一下。」波對我說。「我也要去看看她們。」我回答她。

「我剛要找你呢，十三室有幾個老婆子，還沒有過去，她們都是小腳伶仃的，你看，水勢這樣的兇，她們是難能過去的。快點，你去吧！」我一面脫靴，一面對她說。

老計坐在辦公室窗口的桌上，指揮一切，形勢緊張而嚴肅。有如農夫曲裏大兩將臨時的情景。然而我們是做著避水災的臨時工作！

我幫忙去整理儲藏室，幾百個難友寄存的包裹把牠墊高起來，沉重的包裹，一個一個的搬着，「來，小何，用力丟過來啦！」我喊着，汗珠溼透了我們的衣裳，我們仍是繼續的搬着包裹。

「大功告成！」我高興的叫着，從包裹堆上跳下來，「這樣我們可一定心，還有，去告訴難友，叫她們都不要急，她們寄存的包裹已放得很好了。」一面說，一面走到辦公室來。

「小丁，你看，水已齊地板了，很快的就會進來。」小劉指水叫我睇。

很快的一剎那，水已升到近一尺高，這使我驚奇。「十三室的嫂嫂同小姊妹都避開了沒有？那兩室最低啊！」我叫着。

「小姊妹都避開了，還有幾個嫂嫂沒有走開，波在一個一個渡着她們。」老計回答。

一切事都弄妥當了，這使我們較安心一些，我坐到老計一道。看着水的泛濫。波還在一個個的渡着。一小時之後，舍所盡成澤國，辦公室，寢室，自地板以上有五寸深。

「今天波最勇敢，救出來這許多難友，真好極了！」老計說。

「對了，在一件危急的事件中，才能真正看出每個人對工作的熱忱和勇敢。波是一個勇敢的青年！我們該這樣稱讚她，你說對不對？」我同意老計的贊語。

二點半的時候水勢較平，除了值夜的小劉之外，我們再回到寢室。

難友們也已安排好。

第二天的早晨水還有三寸深。

我們全體，以「英勇的青年」贈與波，他很高興。



怎樣對付可惡的姊夫

韓學章答

韓大律師：

我有一個同學，她極可憐。幼年失去慈母，由姨母護養長大。後受「一二八」戰事影響，轉居姊夫家中。那時她只十四歲，是一個天真的小姑娘。

日月如矢，這位小姑娘已長到十七歲了（即民國二十五年）。她姊夫對付這小姑娘的舉動完全兩樣，有時動手動腳，借打架的名目，在她胸部捏一把，後避人兩眼要求與她接吻。如勿肯，用強硬手段對付。她想告訴姊姊，又怕她一副兇猛的面孔。就這樣的一天一天的忍耐下去，他的胆子越大了。

民國二十六年「八一三」那天，她姊姊到城外新住宅去佈置一切。預備全家搬去。家內只有她和他，及一個燒飯老媽子，在廚房內煮飯。樓上房內只有她和他坐着看報。不幸極了，她在這一霎時，她的貞操被他破了。至今已有三年，兩性的結合已不知有多少次。

她對於此事，極保守秘密，至于我怎會知道呢？我與她是最要好的同學，看她終日愁眉不展，問她為何如此？起初不肯說，後經我再三的問她，她

才把此事原原本本的告訴我。她還說：「我的身世飄零，又遇意外的事變。家中父親又是一個道學耆，極其古板的。父親已幾次要為我訂婚，均被拒絕。這樣的長久下去，不是長計。叫我將來怎樣結束呢？現在有甚趣味呢？他口中雖說愛我，永不忘離，但事實上恐怕辦不到。所以我想還是自殺了！不過機會未到，我等待着。」

韓大律師：像此等現象，可能請大律師想辦法全辦法救她？在法律上可能與他交涉嗎？請大律師明示！頂好在最近一二期的《上海婦女》刊登我。祝頌 大安！

楊文君啟 六月廿九日

介紹新生女中

季愚

民國二十一年秋，中華婦女節制會創立人劉王立明女士，為着提高婦女生活智識，增進謀生技能，乃設立中國女子家事高級學校於浦東同鄉會五樓。數年之間，成績卓著，校務日臻發達，以致原有校舍不敷分配。去夏，遂遷至同孚路斜橋弄八十號，並應環境需要，添設商科，幼稚師範科，及中學。並易名為新生女子高級職業學校，同時附設中學，此新生女學之所由來也。

去年秋季開學之前，劉王立明校長以出席重慶國民參政會議，不克在滬料理校務，乃請楊美真女士為該校校長。楊女士係美國本雪尼凡大學文科碩士，回國以後，對於我國婦女解放運動，供獻頗多，尤其熱心女子教育。到校之初，即着手擴充內部，創辦新生女子工藝社，以便職業班學生實習，並為提高學生程度起見，添聘國內外各著名大學畢業的女教育家多人，担任各科教師，前浙江教育廳科

文君女士：

關於貴同學姊夫的行爲，是觸犯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條：「對於因親屬、監護、教養、救濟、公務、或業務關係服從自己監督之人，利用權勢而姦淫或爲猥褻之行爲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惟須告訴乃論。我以為，最好的辦法，還是另找適當的男子結婚。不要再迷於舊禮教重視的貞操。一個女子被暴力威脅而失去貞操絕不是自己的罪惡，沒有什麼可羞之處。自殺絕不是出路，希望她更堅強跟這個惡劣的環境去奮鬥！

韓學章 七月十日

員朱文央女士，現任該校國文教員，朱在滬杭等地服務教育界達二十年，教學經驗，極為宏富。姚賢惠女士任幼稚師範科主任，姚是美國本雪尼凡大學教育碩士，對於兒童教育頗有研究。商科主任是光華大學商學士李杏春女士。滬江大學文學士錢素英女士，任訓導主任兼音樂教員，滬江大學文學士宋珍寶女士，任英文教員，福建協和大學理學士王雅子女士，任數理化教員，商科教員麥超蘭女士體育教員張誦芬女士，均為埠上教育界之名流。

該校以收費低廉，辦事認真，深得社會人士所讚許，近日各淪陷區學生，輾轉來滬投考者日衆，要求增加免費生名額者亦頗不乏人（該校設有半費及全免費學額若干名。凡家境清寒者，得於錄取後，由家長書面請求，但此種費用完全由校中教職員與各界人士捐助。）深望熱心女子教育的仕女們注意及此，而與以有力的支助。